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一

封建論

古者治天下之大法有三。曰井田。曰學校。曰封建。自秦以來井田則斷不復行者也。學校則至今行之者也。封建則有行有不行者也。於是而論封建者紛紛焉。說者謂井田不復。則封建不可行。而愚以為學校誠興。則封建無不可行。何者。三代之封建大抵因乎其故。故周封千八百國。而同姓之國不過四十。兄弟之國止于十四而已若夫後世則其所欲封建者。特親子弟耳。建親子弟以藩衛王室。何不可之有。茍身為天子。而子弟為匹夫。則猶有田常六卿之臣。其何以相救。此王莽之所以移漢祚也。聚其族於京師。而不使之有分土。一旦有變。則將無遺類。此靖康之所以舉族北轅也。然則有天下者。豈可謂封建非長策哉。乃漢一行之。而反者接踵。吳楚七國之變。天下幾搖。晉一行之。而八王互相翦屠。以致中原板蕩。是以五代之間。雖名為封建。而實受制典籤。不異禁錮。在上者防之如冦盜。待之如仇讎。而在下者亦往往出於叛逆。由是遂以封建為不可行。嗚呼。此亦可謂覩其末而不探其本者也。夫法立而弊生。則當窮其所由弊之處。彼帝王之子弟。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任情自恣。不聞讜言。其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端。蓋有不知為何物者矣。而遽焉假之

以事權授之以土地人民固宜其及於敗也歷觀前史所載如劉建高煒之屬乃至無復人理豈其性固異人哉抑所以教之者無其素故耳古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修身齊家為先而尤加意於豫教以太子之尊而必使之入學齒讓凡所以輔導之具至備甯獨於庶子而寬之後世學校之法名存而實廢惟東漢稍能修舉故其時賢王輩出皆恂恂有儒者風雖楚王英之不善亦特為方士所誤耳故學校不興則子弟溺於不善欲以之君國子民不得也學校誠興則子弟習於善雖予之方面大權亦可也當漢之末造劉虞劉焉劉表各保有一州而昭烈因之猶得延漢祚四十餘年非其明效哉故人主而為宗社計必先聚其子弟於學而盡所以教之之道然後察其可者而封之其不可者則置之受封之君與州牧同其考績而初不間之以私斯有股肱夾輔之益而無方命虐民之害安在封建之必不可行也苟以不教之人而付諸民社之重勢必驕蹇不法無所顧忌稍裁抑之即不勝其觖望而猖狂之謀四起小則百姓罹其毒大則國家受其憂職是故也而猥以是為封建咎不亦謬歟

限田論

聖王之治天下所以使之各得其所而無偏陂不平之患者非能設為一切之法以

整齊之也亦因乎時勢之所宜而善用其補救而已矣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其不能有智而無愚有强而無弱者勢也智者强者常有餘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勢然也夫既已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分則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爲智所役强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於强此雖聖人復起豈能使之均平若一哉故但使人之智者强者皆兢兢不敢自恣而愚者亦安爲之愚弱者亦安爲之弱而天下固可以長治苟鰓鰓焉存抑彼伸此之見而欲以古人之成法治今日之民則其勢必有所不行昔者井田廢而阡陌開固亦窮變通久之勢所必至也而兼并之風遂日以盛於是董仲舒師丹諸儒建限田之議而卒不果行至元魏口分世業之法則其法較密而亦行之有效說者以爲得井田遺意而惜其後無踵而行之者嗚呼執是說也幾何而不爲安石之周禮耶吾觀三代盛時以九職任萬民自邱陵園廛漆林而外大率盡歸于井田每夫受田百畝餘夫又别受田二十五畝宜其民之皆有以自養然其時即有若閒民之轉移執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鰥寡孤獨廢疾之倫窮於天游惰不率教之屬窮於已至不可勝紀也是貧富之不齊固自古而已然矣況積漸以至今日而安得不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也哉凡事處積重難返之勢而一旦欲力矯其弊未有不至於擾民者彼口分世業之法吾謂獨元魏之世可行

之耳。蓋北方本土廣人稀。而魏又承十六國從橫之後。人民死亡略盡。其新附之衆土田皆非其所固有。而戶口復可得而數。是以其法可行。要之田無盈縮。而人有衆寡。則更一再傳而其法當亦不能無弊也。若夫大江以南。則更有不可行者。非特奪富民之田。以予貧民。而以為不可也。夫憫民之貧無立錐也。而欲奪富民之田以予之。則必人有以予之而後可也。而今之大縣。戶不下數萬。苟欲計口而授田。則田少而不足以給。其不可一矣。今之承事於官者。率富民也。徵發之令。不及於小民。彼小民竭終歲之力。不過能耕十畝。蓋有見徒隸則心惕息者矣。設與以數畝之田。而責以賦役之事。彼將為賦役所困。而并不得安於耕。其不可二矣。量人量地。斟酌損益。雖得良有司竭力奉行。而亦非期月所可辦。其間奪者已奪。受者未受。國家之財賦力役。將責之何人。其不可三矣。至於既行之後。又當鉤考其受田還田。吏胥上下其手。弊孔必且百出。其不可四矣。且緩急人所時有。今既官為之限。則責償之際。必多窒閡而難通。其弊也。勢必富者有多田之實。而無其名。貧者有受田之名。而無其實。而民之困乃愈甚。其不可五矣。故欲以多限之。如綏和之。占田無過三十頃。則雖稍可裁抑豪右。而實無補於小民也。欲以少限之。如太和之人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則富者必見怨。而貧者不必見德。不適足以擾民哉。故夫以限田為良法而欲

行之者。皆不審於時勢之說也。吾謂後之君子。留心田制。亦務時其消長。正其版籍禁其侵欺。而且輕徭薄賦。以與民休息。使富民皆得推恩於貧民。而貧民亦羣知自好而恥犯法。則物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何必附會井田。始為仁政哉

王賀論

漢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當封。今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其後孫女政君為孝元皇后。王氏以外戚貴盛。卒成王莽之篡。人皆謂賀陰德之報。湖南丁氏論之曰。盜者王法所不赦。使賀果能捕盜。除一方之害。則陰德孰大焉。而乃泛於縱捨。以冀後世之興。謬矣。且賊莽篡漢。舉族誅夷。賀竟不祀。陰德果安在哉。黃子曰。此未足以服賀之心。而杜徼福者之妄念也。夫人之無良。至於為盜。固所宜不待教而誅者。然漢武時之羣盜。則實有可原。賦斂肇重。征戍迭興。而又信任酷吏。動見夷滅。蓋民不聊生久矣。其相聚為盜。以僥倖一時之不死。特出於不得已耳。觀夫繡衣一出。而羣盜皆駢首就戮。或鳥獸散無敢抗者。可見皆愚民逃死於山林。非如張角黃巢志在亂天下者也。縱而舍之。豈可謂非仁人之用心。如以縱捨者為非。則如暴勝之之恣行斬刈。將反為是耶。吾謂賀之罪。在乎欲以活人為己功耳。夫人臣受事於君。惟義是視。義所當殺則殺之。義

所當生則生之總以盡其職之當然而於己無所與其何陰德之有苟有意以樹陰德則必將屈法以伸意其與世之賄賂鬻獄者亦復何異鬻獄者責報於人陰德者責報於天皆為己之私心而非純臣之道也此賀之所以不能無罪也且賀固御史也武帝非不能納言之君也賀誠知盜之可原則何不建言於帝謂此屬無知大抵為奸人扇誘今誠誅其渠帥赦其脅從彼必投戈恐後因而調之戍邊或使返其鄉里令所在有司安集之則羣盜皆陛下赤子可以不費兵力而更收其用如此則帝必聽從其言其所全活又豈特魏郡一郡已哉賀不知出此而徒私自縱舍則吾不知其所縱者果不復為盜乎縱而之於他郡果不復為他將所殺乎是賀之所為僅賢于當日之酷吏而非真能為國為民者也律以奉使不稱當矣而顧侈然自多其陰德不亦謬哉若夫王氏之興自乘漢中衰之運賀即無活人功莽亦終必篡漢而王莽敗後戮止一門未嘗滅族賀仍不至不祀故禍福之說幾不足深論吾獨罪夫賀之市私恩而不知大道也

諡法私議

諡之有美有惡當與天下萬世公之非臣子所得而私也三代而下惟漢差為近古晉以後雖亡國末裔猶加以美諡其濫甚矣至於祖宗之稱必其功德可以百世不

祧者乃可加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也祖之與宗非有升降以其創建故曰祖以其繼緒故曰宗後世若曹魏之三祖相繼元魏之四祖並列固諸臣不學之過無足論者由唐迄明則無帝不稱宗而其廟仍以次祧毀此亦失禮之甚者也而相沿千載莫知其非愚竊不能無議焉夫立謚與稱宗不同謚必本其行事之實而稱宗則特以表異云爾如殷之三宗是已今混而施之曰某宗某皇帝使二字之義相同如和之為穆桓之為威耶則無取乎煩稱而複舉也使其兩不相蒙如明之為元昭之為仁耶則文王稱文非不足於武武王稱武非不足於文又無取乎錯舉以見義也若曰廟號不可無則如周之宣榭魯之桓宮僖宮皆即以其君之謚為號未嘗別有廟號也欽惟聖人御宇宜預為定制惟受命而帝者中興如漢光武者或其先未一統而其後一統如元之世祖者乃得稱祖其繼世有大功德者乃得稱宗之數以太世高中四者為斷或廣之為顯為烈其得膺是號者皆百世不祧有無其實而冒其名者後世得以議者如漢之元成和安故事有敢倡議謚于其數者以亂祖制罪之如此則後之人主將有所慕而為善亦有所忌而不為惡亦垂裕之一道也如謂國家景運無窮聖子神孫必輩出豈宜以四宗六宗為限此賈生所謂非愚則諛者耳商祚六百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稱宗者止三君漢祚四百稱宗者止五君雖

景帝昭帝之賢不得與焉。以視唐宋元明之無不稱宗者。果孰愈乎。然則四宗六宗之服。固有過而無不及矣。願以俟後之議禮者。

蜂說

乙酉新秋。盆蘭發花。有蜂營營然入於花叢。須臾首戴花心而去。竦然異之。繼而來者不一。予恐夫花之見傷也。令童子驅之。童子乃以扇撲之。斃其二。余甚悼焉。夫蜂微物也。而明於君臣之義。其平居尊卑上下。各有定分。每日必早晚兩朝其王。其王之子或出分。則群擁之以行。不使人得見其主而戕之。可謂忠而有禮矣。至其采花以作蜜也。他花皆以足承之。惟蘭則戴之於首。蓋他花所作以供衆食。而蘭則獨以供王。故重之若此。然凡花皆散植園亭及山野幽曠之所。采之可以無慮。而蘭花開時。多貯室中近人。而人愛惜之。故采之者往往至於見殺。悲夫。彼豈不知蘭蘂之難采。然甯冒死而出此者。誠急君之事。而不敢自愛其軀也。嗚呼。中世士大夫大抵徒知竊祿。一旦臨小利害。則群相規避而不肯前。甚者乃賊賣而利之耳。能如蜂之君爾忘身者有幾乎。方心嘉其勤。而不謂遽已見殺也。豈不惜哉。雖然。蜂微物也。故其所以事君者。義止於此。苟身為大臣。而惟務浚民之膏血。以充其君耳目口體之欲。亦如蜂之於蘭。則其罪固不容於死矣。撲而殺之。豈非快事。而奈之何其倖脫也。抑

又聞蜂之有刺。所以衛身。而亦不妄螫人。有螫人者。必不復容於其列。是蜂非獨能為臣。即其君之用法亦甚有合於王道也夫。

柳邊記略序

嘗讀史至晉宋六朝。見南北僑立諸州郡。紛紜雜糅。名實淆亂。然其地在中華。其疆界猶可意想而知。若夫北方邊塞之地。如柳城昌黎朝鮮之屬。遷移建置。或至四五。而後之記載者。不能詳辨。舛謬相仍。遂使幅幀之廣狹。國勢之强弱。皆不可考。嗚呼。其在禹貢九州之內。猶若此。又況荒徼絕域。人迹之所罕至者。而望其能記載詳備乎。若楊君大瓢之柳邊記略。其僅見者已。柳邊者。插柳為邊。今甯古塔之界。所謂荒徼絕域人迹罕到者也。方大瓢舞勺時。其尊人安城先生以結客得禍。謫甯古塔。大瓢上奉王母。下攜弱弟。流離播遷。備嘗艱苦。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省親也。迨王母既逝。遂奮身出塞。出九死一生之中。以覲其親於萬里外。而其書于是乎作焉。其詳見於自序。不復贅。夫記載之事。蓋難言之矣。微特地在荒遠。學士大夫不樂親歷其境。即間有之。而學不博。則無以考證沿革。而不能作。識不遠。則無以審量形勢。而不能作。心不精。則無以訪求瑣遠。而不能作。至於撰次之經緯有章。使閱者曉然得其曲折。又其餘事也。故曰難。嗚呼。不有大瓢。其何以使邊關障塞之規概與夫遐荒風

土。皆宛若在目前乎。大瓢負至性。俠烈多奇。韜鈐經濟。靡不諳練。其學務為有用。不屑為呫嗶家言。非區區欲以著述見者也。使大瓢得志於時。而為所欲為。其所成就亦何可量。顧身處貧賤。蘊其所有。鬱鬱無所施。而乃於跋履險阻。呻吟憔悴之餘。出其餘力。作為此書。則又能包括古今。網羅鉅細。有良史筆法。嗚呼。豈天特不忍絕域之山川名物。湮滅而不彰。而故使之一洩所未洩耶。抑古者英傑之士。於所過城邑山川。必登臨眺望。以寄其無窮之思。而大瓢亦藉是以抒其感憤無聊不平之意耶。吾以是而悲大瓢之志也。要其足以訂史書之繆。而補版圖之缺。使有心稽古者。於邊疆之郡縣屯衛驛站。既有以悉其遷移建置之迹。而絕域之山川名物。亦得有攷焉。則其有裨於世不淺。然則大瓢之志。固可悲。而其學識心思。亦於此可見一斑矣。夫安得使之居著作之任。而盡舉九邱之書一為訂正之哉。

書平渝事略後

余少與峻亭先生交。知其曾大父念陽公當魏閹亂政日。吾郡以公忿殺緹騎。樞臣毛一鷺怒甚。疏請屠城。公為委曲周全。使合郡生靈得免於禍。而公亦卒以正直不容於時。以是歎公之德為甚盛。而初未知公之優於將略也。甲午孟秋。其嗣孫一韓出公所記平渝事實。屬予校讐。而謀重梓焉。乃益歎曰。公之才真足以大有為於天

下而惜其時之不盡用也。公本儒者，軍旅之事，非其所素習，乃受任於倉猝之際，而能戡定禍亂，所向有功，其忠義奮發，鞠躬盡瘁，固不待言，要非撫御合宜，有以深得將士之心，不能然也。今讀公所記將士本末，蓋上自同列，下及部曲，外而夷土，內而義民，苟有一日之勞，一端之善，莫不表而出之，其稱物如權衡，而憐才如珠玉，噫，恃此意以待士，其孰不思奮，宜乎驕者畏法，惰者效力，疑貳者輸誠，而用命者益樂為之死也。然而將位均權敵，最易互生嫌隙，從來疆場之事，未有不由此敗壞，故公於下東道，尤推功揚善，極調劑之苦心焉。古云，師克在和，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渝事之成功，非公之克讓，實克致之哉。然觀當日事權不一，議論日紛，論功行賞之間，公蓋有不能自行其志者，此書之作，所為惓惓也。嗚呼，向使公秉國鈞，必能賞罰信明，以鼓舞豪傑之心，天下事何不可為，又使其主一二封疆大獄，必能議功議能，為國家愛惜人才，豈忍深文周內，至自壞其長城哉。夫以公之才而不克竟其用，且使之侘傺以死，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又豈獨公之不幸也耶。

周康王廟記

吾邑鐵缾巷之北，有周康王廟在焉。余嘗疑之，康王固周之賢君，然周都豐鎬，去吳

地遠。時巡之駕所不至。而何為廟祀於此。若謂其德澤無所不被。則文武成王皆然。又不獨康王宜廟祀也。今獨為康王立廟何哉。一日偶詣故人。因為余言距此地數武有市樂橋。相傳為昔時刑人之所。强死既多。游魂為厲。日落則往往聞鬼哭。甚者或白晝迷人。居人患之。有僧能治鬼。以大鐵缾攝鬼於其中。緘封而懸之竿。其患乃絕。此巷之所以名也。不數年僧既死。而缾亦壞。鬼復出為患。里父老乃相與言曰。怨氣結。故鬼不散。聞周康王時刑措不用四十年。若立廟祀之。必能平其怨而絕其患。已而果然。故廟祀至今不替。余聞而歎曰。先王德化之及人。一何遠哉。自世教衰。民不知有禮義。而飢寒牝壯之患作。及陷於法。則從而殺之。此固先王之所不忍。又況鍛鍊周內之下。其無罪而死者。蓋不可勝數。悲忿痛切無所發舒。則相聚為厲。無足怪者。而二氏者流乃欲以符水禁制之。是重其憾也。鬼安得散。故必能使死者之憾釋然無餘。然後生人之患可以永絕。其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明矣。王生為明王。沒為明神。冥漠之中。其必有區處調理。使各得其平者。里父老之見。誠非誕。宜其廟立而患除。夫刑措始於成王。而終於康王。是康王之世實未嘗戮一人。里人之專祀康王。殆以是歟。然由此推之。則凡古之聖帝明王。其在天之靈爽。皆足為生民庇依。夫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以下之生者死者。猶得蒙其澤。則先王之宜故禮為何

如世之人惟知崇奉二氏而於先王顧未有及焉如此祠之建不已鮮乎然余過而拜謁見其廟貌卑小而棖桷板檻之屬不免敗壞蓋香火亦少衰矣不禁慨然因記之以示後人庶幾其無忘所自時葺而新之云

騷道人小傳

騷道人者吳郡光福里人也性迂拙而好讀書尤喜離騷遇有一切無聊失意不平之事憂從中來無所發舒則必取離騷高歌竟册已乃拂衣而起奮袖低昂以謂古猶如此吾復何言卒以是自遣故自號騷道人年十八補郡博士弟子員二十一食餼文日有聲善病父母絕愛憐之不令涉世務以故迂拙益甚人多笑之者然道人亦若有不可一世意其與人交往往不久輒厭去或謂道人寡交情道人笑曰此正我多情之過也嗟乎苟遇素心當性命以之耳孰謂吾寡情者哉會丁外艱里有大猾於屬爲尊利其有日夜與其黨謀所以傾之遂搆大訟首尾八載瀕于死者再卒得平反大猾伏法於是道人避仇徙居城中交游日盛顧其所許爲素心友者嘗謂不過三四人究不知其何所指也家既破學亦幾廢乃稍溫習其舉子業應試而人輒益稱之然數奇前後七舉賓興七報罷而道人已逾四十矣喟然歎曰始吾自分不堪世用志在學古人之道不幸惟无妄自傷不克奉先人成業欲以功名自蓋而

又不遂。遂致進退兩無所據。良可痛也。今但得子平願畢。量口腹之餘。作小小利益事於鄉黨間。構數椽列圖書其中。著文章自娛。花之晨。月之夕。偕二三知己從一二解事小奚奴。尋訪林谷。題詠見志。如此優游以終吾年。使生稱善人。沒稱文士。亦已矣。抑猶未知得遂斯志否耳。繼有介星術請見者。道人復數曰。吾早自知耳。命薄不足推也。吾素懶不善治生。又不善逢迎鑽刺。自非富貴中人。年甫四十。而髮幾半白。衰徵畢見。念吾祖吾父。皆康強而不獲下壽。況如吾之衰者乎。且以孔顏之聖與仁。而不能不窮以夭。以郭景純之術數。而不能自脫於危。則挽回趨避之說。俱無所用之。縱令知之何益。吾方欲讀離騷以解吾憂。不能舍此即彼。遂謝去之。君子謂道人於是乎達觀矣。爰次第其言作傳。贊曰。龍門謂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今道人以騷自名。道人其有憂矣乎。然觀其謂術者數語。則又善乎其能自寬者。又何必離騷可以解憂也哉。

秋江散人小傳

冷秋江先生。名士嵋。字又湄。鎮江丹徒鄉人也。丹徒本秦漢時縣。治孫吳徙治江口。故今為鄉。冷氏世居其地。自其父以求君以上。三世號素封。皆好藏書及名賢手蹟。有聲南雍。先生幼而聰穎。善讀書。性孝友。慷慨好義。崇禎中。令舉報富姓子弟捐貲

入國子監縣三人時先生年十一縣以名聞先生不樂就以讓其弟又七年烈皇帝死社稷先生聞變哭之慟明年南都亡衆擾亂先是其兄曦以材武從史閣部和解四鎮高傑發而留之表參將無何高傑死兵潰曦南還而京口路絕乃自下流濟途中糾集烏合得數千人奉宗室起義襲金壇據之以求君因往依焉不兩月 大清兵至則衆皆鳥獸散曦被執不屈死親屬僅免由此家破先生感家國之變遂服古衣冠而隱鄉黨若禁之不得已變服然終身未嘗著赤爂博通經史為文章數千言立就落落自成一家尤長於詩歌樂府父歿哀毀過禮喪葬畢乃鬻產託迹商賈以遊北渡淮南泛洞庭過大庾嶺入會稽所至輒登高賦咏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盡蕩其貲既歸益不問生產自號秋江散人結江泠閣著書其中與同志相贈答如江右張自烈芑山甯都魏禧冰叔魏禮和公廣陵宗元孫子發檇李李蔵遠宜山吳門文點與也其最篤者也於是其詩文盛傳天下公卿皆慕與之交先生深自匿京江張相公屢訪之不得後扁舟造其門始一見欲有所贈固辭亦不報謁久之乃以一詩謝焉人皆多其介晚年貧甚然宗子發死為買地宗忠簡公墓側而葬之歲時必省其墓并為梓其詩文文與也以先世手澤湮滅為恨先生慨然出所存溫州待詔三橋湖州三世墨蹟贈之皆世所重購而不得者也其篤於友誼又若此年七十七喪偶

葬之自爲生壙凡衣衾棺槨之屬皆備無子嗣子幼託之姻家其家人亦盡遣去孑然一身嘗寄居焦山僧舍或往來吳門時舊交零落已盡而慕其名願納交及求詩文者益衆最善騃道人道人嘗從容與語指其冠曰先生未嘗食祿前朝先世亦無仕者何自苦乃爾先生曰昔龔詡有言吾仕無害於義但負金川門一慟耳吾亦欲不負吾初心故也蓋至今或語及烈皇帝殉難時事輒欷歔不自禁云著有文集幾卷詩集幾卷已板行於世

騃道人曰先生與予交時已八十有三其爲人明允篤誠眞古君子也年雖老而精力甚健遊屐登臨雖年少弗如所謂松柏後彫者非耶夫易代之際必有高蹈之人而興王亦不奪其志誠以道雖不同而於世教有裨也余故就見聞所及敘次先生梗概亦將使留夢炎危素輩知所愧焉爾

國學扶輪社印

斛律光論

儲大文

斛律光繼其父金爵。女為後主后。當時寵貴無二。然能以功名自顯。每戰必克。周人憚懾。造謠言布之鄴。而祖珽穆提婆因共譖殺之。儲子曰。光不反明矣。即嬖幸如韓長鸞輩。亦謂無此理。後主卒加戮焉。哀哉。顧吾於光獨自有感也。夫古之君子。惟其有以杜人之間也。然後君乃安之。不然。而且以喜事變而超富貴之習。將復施於我也。是故大難之端。君子有所不輕與。而與此者之卒以召疑焉已矣。說者謂祖穆之構光也。光府佐封士讓密表云。光前西討時。軍逼帝京。將圖不軌。適與帝疑光者合。以此光遂被禍。然而帝之萌殺機也久矣。豈待駐軍紫陌乃始畏逼哉。夫關西勍敵。帝之所深憚也。自河清天統以後。元勳宿將。蓋略盡矣。所恃者獨光在耳。光又屬后父。此嬖幸之所以重發。而帝之所以猶豫而未決也。且光信以為功名之地。為能自結於主矣乎。光兩女妃皇太子。而后既無寵。閒一生女。帝至詐以生男赦天下。此非重疑光而然乎。夫固以光之為人。英勇有心膂。緩急可仗。而苟不以恩結之。懼其不為我用也。豈惟不為我用。且有從而奔走之者矣。然則雖結之以恩。而又何足恃哉。當孝昭敕楊愔燕子獻時。金為左丞相。至同入雲龍門。而光且追子獻而殺之。濟南繇是遂廢。不識神武文宣。曾何所負於金與光也。然則祖穆之譖。士讓之表。祇以速

光禍焉。而帝之疑要不始此矣。且使光幸而不甚罷貴也。而卒以臣節終。度光能自必之乎。光之聞和士開被殺也。撫掌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夫士開淫亂誠為罪首。然當是時。帝之不為濟南之續者。蓋無幾矣。光雖徐定禍亂。而不能不以權勢之參差也。幸其敗而忘國家之戚。倘所謂江湖之人。狎風波而不懼者非耶。而帝亦卒以此疑之與。

符彥卿論

同光以後。政弛兵驕。藩鎮不戢。有桀黠而反者。安重榮安從進李金全是也。有疑懼而反者。王景崇慕容彥超是也。有亡賴剽掠而反者。皇甫暉趙思綰是也。此三者。皆不足深憂。惟大臣專偪。潛蓄奸謀。成則為唐明宗廢帝晉高祖周太祖。不成則為范延光楊光遠杜重威李守貞。此國家大戚也。周世宗崩。恭帝幼。而又當五代之季。豈能無變哉。張永德之罷都點檢也。世宗之深慮也。且又安知韋囊中木。非李重進輩陰置之也耶。而淮南復繼忠武而出。天也。慕容延釗韓令坤。握強兵河北。而名位未極。惟符彥卿累世王家。一門二后。威名聞四夷。而帥魏博久不代。當是時。彥卿不有天下。即太祖耳。此所以太祖付之兵權。而趙中令力止之也。太宗夫人親彥卿女。太祖曰。彥卿不負朕。夫太祖非果信彥卿也。亦思從珂敬瑭。於唐室何如人哉。且令太

祖不受禪又安知不早有楊堅者襲周武帝後而代之也邪彥卿既俯首稱服而周之信臣宿將成德郭崇從平盧晉州楊廷璋徙邠陝州袁彥束手監軍西京向拱治園池聲伎永德治丹築王景王仁鎬輩非甚耄老即難羅使之而無敢辭而彥卿亦委政牙校漫不事事矣嗚呼李重進守筠之不為尉遲迥而為沈攸之王琳而死也固也然而彥卿之不爭於筠重進起兵之時者何也不為延光光遠此彥卿之智也意當時太宗必有所以調和之者而亦韓信終不負我斯之意與其後諸帥迭徙惟彥卿與拱留鎮者復十年拱守陪京固無能為而彥卿豈拱比哉及開寶二年恭蜀削平國勢大定武行德王彥超等皆入環衛乃始乘征太原之威徙鎮鳳翔則宋之所以擾柙而防制之者概可知已不然豈其糧料猶屑屑使王祐伺動靜而更煩祐以百口保之也邪故吾嘗謂中令有大功二不取北漢不付彥卿兵權是也

望山樓記

文之工雖不名一家然其尤工也要必耳袪目除神屏魂息倚絕壁之孤削攬空濤之豐飛以凝釋於境之奇偉秀絕者而後其氣以清以極風雨煙雲悲咽激宕之勝而無至汩沒於浮昏者之訣而仄何則此非山水之意之所似也予嘗謂震川之文似震澤荊川之文似荊溪蓋震川少讀書萬峰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而荊川亦時

往來予邑溪山間是以二公之文如是其清而秀偉也丙子夏予居室左之望山樓樓故明永陵時邑之豪爲分宜工侍而建者也閒始營葺時以工侍將寓游邑內而望邑外之山也樓成遂名望山距今百四五十年矣其時秘玩之陳音伎之蓄既已無可記憶即姓名且不忍復道而曉夕望之則山之攫拏蹲踞綰綺錯翠與夫達岫之出沒乎崖之逶迤者曾未之有改也噫嘻予知之矣此非司馬子長之所以探禹穴窺九疑而震川荆川之所以模楷百代者乎夫秦輕民力延袤築亭障萬餘里而後世利之隋開平江至今爲兩浙漕輓道就令善作議論豈復能開口指瑕索瘢哉子長傳管仲曰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夫文亦然然則工侍之名茲樓雖謂與子長見略同可也樓之側下爲雪洞頗宜避暑洞後古松一予三伏時臥白版扉上聽江濤澎湃之聲因歎文之甚清而勝之極於風雨烟雲悲咽激宕也當不異此意并記建樓之始與其所以仍是名而不革者以發明樓之宣靈導滯不假洗削而尤惜青詞占對之工無能與此也哉

復表功祠記代

登州表功祠祀明戚武莊公也公奮跡武科襲世官南平海寇北鎭薊勳至左柱國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爲明中葉名將及其沒也久而建祠於里第有司春秋肅祀

載在令甲，而裔孫貧弱，不能守，第轉售人，祠亦寖滅，公之神無所棲止者且四十年。康熙丁亥冬十月，予涖試登，公曾孫可先以復公祠告，予憫其窮，捐俸銀得二十四鍰者凡十，知蓬萊縣劉君暨諸生佽助之，於是祠復歸戚氏。知登州府王君實任丹堊之役，功遄有成，而予為記其時月，且系之以論曰：公之於浙、於閩、於粵也，炳炳烺烺，功書史冊。獨總理薊鎮，邊陲息警，練兵繕壘，以不見匹馬為功，當時部臣司議無所課功，厥功上上，當矣而音未暢也。昔世宗中年，主客相詆，政事淆亂，南北之兵交於兩畿，郡城數被圍，其不為己巳之續者幸也。及穆宗嗣位，德無以加於其先，而疎稽倍之，乃自關以北，銷鋒灌燧，以迄神宗。享國日久，而犬牙薊門城堡至五十年無斥候之警。近日論世者恒以始議封冊首庸蒲阪、嘉魚兩司馬，且謂宣大諸制府無廢忠順之功，豈知薊遼二鎮，授任得人，而公屹立嚴疆，腹背京師，實有以攝其氣而弭服之邪。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管子曰：任賢而使不肖參之，此最害霸。當公之鎮薊遼犒也，朝臣多持異議，張文忠公力斷於內，乃克就功，為數世利。公亦用此受上寵，故文忠翊贊功，度越有明諸相，而其牢籠二鎮也，尤得任將之道。自文忠沒，公亦以人言移鎮，枋國者多娖娖，無他遠略，軍備日弛。及神宗季年，搶攘倥偬，議者復思公功，乃錫今謚。文忠亦旋易名，將以風厲勞臣，愧世之挾持浮說而非其實者，而

國事不可為矣。嗚呼。江陵獄竟。而吳縣四明之黨興。南皋謝事。而李氏朝鮮之難作。予反覆公傳。旁稽明史。不以提戈斬級多。公獨於威九邊而利再世者。三致意焉。竊歎公功尤高。而祠而表之者之宜拳拳也。戚氏子孫。尚知謹守哉。若後之吏茲土者。胥克無忘。予尤有竢。

大學士朱公書院碑記 代

大學士高安朱公。嘗以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清望大著。入拜左都御史。既而以艱歸。

皇上御極。公自里第入覲。晉秩吏部尚書。仍掌都察院事。旋加太子太傅。遂命眞拜吏部兼掌院事。又出視海塘。濤用寧謐。公前後再涖浙。浙人尤德之。洎歸部而遂有大學士之命。署銜文華殿兼吏部尚書。實克正宰輔位。

皇上之知公。暨公之受知於

皇上。可謂至矣。先是浙東西人士。思勤茇舍。蘄有所展禮。而公性崇敦樸。雅不喜標表。浙人士亦不敢輒令公知。迺私葺書院於西湖孤山之北。棲霞嶺之東。外為門。門內為亭。又入門為堂。堂後為肄誦之室。而牌書公職秩邑里姓氏。肅位於堂中。會某來知錢塘縣事。爰記諸碑。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子朱

子釋朋亡曰。不昵朋比。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亦釋曰。下無應與。散其朋黨之象也。　國家政教修明。德化覃洽。於時爲泰。而公當弼諧調燮之寄。所謂上應於五。主乎泰而宜得中道者也。海寓士獲通仕籍。內而卿貳侍從臺諫曹司。外而監司守令。胥竢鈞衡於密勿之地。而公中行是尚。無畸重亦無畸輕。一以撫浙之道行之。語曰。閉戶造車。千里合轍。當公之四年涖浙也。視氓庶如嬰稚。惟恐傷之。而僚屬咨事。誘曷多術。情達而令自行。體肅而下自化。此包荒之象也。利必舉。害必蠲。不少牽滯。而一介之私。纖微之隙。輒無以自容。此用馮河之象也。海澨溪巖。瑣務陳牘。一日胥周流條貫。而神慮足以運之。才力足以綜之。此不遐遺之象也。夫本之以寬恕。宰之以斷制。又行之以存錄收恤。而其不昵朋比則鈞也。繇是而渙其羣以渙天下之羣。而中道立矣。然則枋洪鈞司平衡。以導一世於無偏無黨之治。其轍迹奚以踰此。柳泰傳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渙傳亦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夫坤道含宏光大。而泰渙二傳。亦胥以光大爲辭。葢世運屯亨。人才聚散。實繫於宰輔之一心。而欲行中道。又視其心之光明正大以爲準。且夫風裁者上之所力持也。風節者下之所衆著也。公風裁峻整。以表帥乎下。湔恒而不病其深。獨復而不病其孤。俾魁磊峭鯁士。暨毛髮絲粟之才。胥得並效於前。而朋不竢祛而自亡。羣不竢解而自渙。此之

謂散小羣以成大羣以符中行保泰之道而易傳宅所指未光未大者胥不足語此矣然則古大臣之道惟公實殫之而公之蘊於心而宣於事也苟非學識醕懿以無與蘄故旦夕者匹埒又奚克致此哉且自浙東西之建臺以巡視巡撫也今寖數百年如鹽山王公莆田彭公涇陽李公銅梁張公信豐甘公胥號名臣暨宅有勳澤於民者志乘蕃滋以眾而公實克軼有明諸公而上之為前此所未逮則惟其清而不鍥和而不弛而中行是尚故也朱子釋泰傳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夫清和交劑儒者恒辭然古之奮國器蔚相業者胥謂清望兼公望而財成輔相俾無畸過畸不及雖唐虞三代所以治天下實不越此公勤修儒素學識且偕位胥崇是用是弼諧調燮而克報

聖天子之深知以濟器業於阜變畢散之列而海寓士之登茲堂者感發淬礪其所得抑有深焉者矣公康熙甲戌進士嘗入翰林知潛江提督陝學政徊翔卿寺政蹟前後不勝記而子獨論其重有合於古大臣之轍迹暨浙人士思之不忘者鑱石寘諸亭以續甘棠之義疏焉

豐鞠毛公傳

武進豐鞠毛公名協恭字端甫高祖憲仕至刑科給事中以理學顯父應曾公少而

卓犖。七歲喪母吳。哀毀羸瘠。年十八始受書。半載而日成制藝三。塾師駭曰。吾不足為爾師。乃師張清惠公。數年。清惠公從容語曰。子不當在吾弟子列。盍從吾師遊。乃復師孫文介公。以崇禎庚午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甯德知縣。改侯官。福王立。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晉一階。唐王立。提督福建學政。順治丙戌八月。 大軍入閩。丁亥七月十一日。公死之。先是癸未春。京師戒嚴。巡撫張公肯堂。舉兵勤王。衆不盈萬。公募二千人隸以往。師還。得溫綸。張公進貳樞部。公行取未代。而張獻忠別將陷袁吉。且攻贛以窺閩。張公憂甚。公議曰。江閩喉要在杉關。關若破則全閩震動。今宜厚集兵勢以守關。關固。賊必不能越邵武而南也。會城內地兵民可互用。守禦之事。職請任之。於是區畫軍興。比隊伍。夜宿筍輿中。凡兩閱月。獻忠趨蜀。兵少解。而李自成陷畿右。詔勤王。公以邵武兵難遠撤。復與張公建議召義勇。甫及境。變聞。公既悼國難。繼聞陪京政亂。居常鬱鬱。念天下事必不可為。且畏鄭氏逼。與張公相對泣下。戒守關勿出。而召命亦不及。以此淹久於南不復歸。及閩嶠之降附也。公適試士訖。蹤興化至洪塘。聞之痛哭。躍入水。救而止。乃轉側泉州建甯間。亡何。土寇破建。公力疾適崇安舟至萬石灘。女夫劉元趙鐏斯前行。會 大軍南下。不屈死。公神色怡然。顧夫人周曰。而曹宜死矣。夫人遽抱幼子躍水死。二女亦死。公行躍而兩卒突入舟持之。併二

子置沙上。公數大呼曰。速殺我。時土寇勢張甚。帥誘公卻之。公厲聲曰。若亦知毛提學乎。尚吳道帥遣兩卒持刀下。欲犯而止者三。公麾二子開道走。而手招兩卒曰。速殺我。速殺我。乃被殺。投湍水中。時年四十有七。翼日。二子上下灘求之不獲。建人士聞者皆雪涕焉。公學主敬靜。著擇言彙。濬齋藁。今藏於家。其知甯德縣也。除庫役里長之害。高背户以安。禁令畫一。盜萌芽不得發。上官以爲能。攝侯官兼攝羅源。事齊辦。其改侯官也。治如甯德。其提督學政也。南北諸貴人騈集。札亡虛日數十。公率不啟。至解印綬上之。乃止。鄭氏嘗薦童子十。公對使裂書。芝龍大怒。公繇洪塘趨海。將赴永明王於廣。凡八晝夜不克達。復之泉。亦坐鄭氏云。公死時。僕鄒良王大郎皆死。僕王秀妻亦抱幼子躍水。偕夫人死。王秀者。公嘗命轄二千人。以衛京師者也。

讚曰。明亡。諸臣軼事。如史參贊王協理輩。傳記多舛異。公實死於鄣。而明季遺聞書憂憤卒。此吳越人傳聞之詞。非其實也。予考諸建士大夫。又得公子滋錫行略。爰著於篇。公雅善黄少詹馬洗馬吳儀部。洗馬死於燕。少詹死於金陵。儀部後死於廣。而公不克達。天也。然流躓嶠南。卒以家殉。嗚呼烈哉。

國學扶輪社印

記李編修言曲阜顏氏事

張符驤

康熙六十年秋八月丁未。李編修克敬過余寓。飲酣。談及曲阜故人顏檢討光斅。海內所稱學山先生者也。光斅同母兄弟三人。伯光猷由翰林出為安順府知府。稍遷河東鹽法道。仲光敏由中書為吏部考功員外郎。父某。母朱氏。魯藩近屬也。明崇禎十五年冬。我師入內地。郡縣失守。時光斅祖廢明以河間太守陷署自焚。家人呂某從烈焰中抱主少子逃匿。後為壽州通判。光斅父聞亂。急省親河間。我師已下兗州。道梗不得前。父踰城傷足。為邏者所及。見偉幹修髯。不忍殺。詰所藏。具以實告。即共輿至家。發藏果然。旗長知為亞聖裔。乃大驚曰。二等聖人後。固如此其不欺乎。遂詢一家老幼所在。則答以親守嚴疆。妻子逃散。死生皆不可知。旗長始言河間守已焚死。或言近郊一少婦不肯入伍被斫。父曰。此必吾婦也。往視猶未殊。急裹創載歸。則又驚曰。二等聖人家。男女盡如此節烈乎。已而圍解。呂奉主少子歸。獨不知光敏所在。光敏甫二歲。孫嫗抱走被擄。嫗固黑而有力。汲水負芻糗。兼二男之力。營中利賴之。不殺其兒。或更相嘔抱。至關外。始得間脫走。距兗州百餘里。嫗一日盡氣奔回。則巷無居人。蟏蛸在戶。以為主家已盡亡。倚牆悲哭不能止。曰。吾重趼至此。祇為顏氏一塊肉。今安所置之乎。良久。得一人。告以顏氏皆歸曲阜矣。此空宅也。嫗聞收淚遂

起時日將暝嫗又狂走三十里抵曲阜顏父在庭嫗無所見直入內室以光敏置朱氏懷中曰還主嬰兒掊地大笑不止朱曰汝顛邪嫗笑旣久乃徐言亂離後情事甚悉朱曰自今以後嫗永子之可也後光敏得官常迎養嫗逮嫗死為持喪三日光猷光斆皆先母十年死朱氏享年九十一日沐浴冠帶與家人訣曰吾可以逝矣端坐而瞑朱檢討彝尊王司寇士禎皆撰次顏氏墓上之文而編修又已為孫嫗傳余但未得見然即編修所云亦可以書矣編修又言朱夫人族某遭亂散走婢張氏抱嫡子流離旁郡行傭不給一巨室以朱氏子為嗣已用巨室籍為諸生會今上初載下寬大之詔俾先朝苗裔得復本姓歸其田廬張氏乃為朱氏子泣言所以朱氏子既復姓乃置酒召耆老及諸所與游者言欲為張氏加冠事之如母張氏艴然曰吾朱氏之不成妾也今主君主婦何在而吾敢乘時竊位吾以姐始亦以姐終願勿復言編修遂作張姐傳編修言至此聲情激越坐客有歎息泣下者余謂顏氏自平原以後世篤忠孝至河間父子胚胎薰習不媿亞聖後人孫張以蓬戶女子亦能卓然有立異哉非精誠貫乎金石交於神明其孰能幾之遂次其語以備遺忘

郭海若先生傳

先生姓郭氏諱允觀海若其字山陰縣學生少持重跬步不苟學者皆尊事之師道

尊嚴。游其門者至數百人。閣都御史子。弗閑於教訓。都御史弗能禁。先生以歲首謁文廟。遭閣子於途。衣婦人衣。恣褫之。予杖二十。且曰閣氏子非吾徒也。都御史踵門固請。乃羈縻之。益見絕於先生之門。懼鄉里終身以為貶議。其言規行矩。風度凝遠者。不問而知為郭公弟子也。閩中黃文煥。令山陽時。器先生及王元齡、沃起龍、起鳳兄弟。文煥欲成其才。懼諸生以貧故授徒而荒之業。俾各以私于令君。度可以潤膏火。一意為撓得之術而已。三人者皆大喜過望。請託無休時。獨先生謝不欲。文煥以此益重之。鄰災延燒數十家。先生親殯在堂。卒不得動。火及門。先生號泣。傍徨闔門伏棺上。欲與親骨俱燼。四圍盡爇。而先生居舍巋然獨存。令表其廬曰孝子之門。海州一老生。與先生同姓。避亂攜妾僑山陽。有子八齡。而同姓病困。妾苦啼。虛無以送死存孤。同姓曰。聞此間有郭海若先生。義士也。亟請以往。則言身後欲以累公。先生深念久之。曰。公所託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唯命耳。遂去。旦日復往。謂同姓曰。公可以瞑矣。吾闢舍旁一室。以閉置公妾。雖盛暑不得出。吾令人穴其窗度可饋食。兼有一老嫗與起居。公八歲孤兒。吾教之。不令絕公讀書種子。其區區衾斂更不足為公憂。何如。同姓遂瞑。先生殯葬之成禮。迎其寡婦孤兒於家。館餼之久不厭。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學官弟子。於是同姓妾閉置已十年。先生乃破戶出之。俾與

俱去且曰。吾幸不負若翁垂絕之託。吾家貧本不足以瞻若母子。顧義不得辭耳。今若長。宜自供母而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為若營館穀。不憂無以為生也。同姓子與其母感泣乃謝去。先生老友咸翁默為余言。先生行誼卓卓可稱道多此類。余摭其廉正孝友之大略書之。又歎近時民間多不守踰月之制。或拘忌時日。或妄希吉壤。有數世不葬其親者。至用鐵索懸棺旁舍。鼠穴蛛網。雨蝕塵封。甚有慘罹兵燹。掇拾朽骨於煨燼之餘者。此皆余目所親見。蓋久淹之禍往往至於如此。先生獨能以其誠孝格天。呼籲之閒。至可以回祝融之怒。獨恨未從咸翁細詢先生居喪幾時。幾蹈不測。而吾有以知先生必非肯久淹親靈。如吾上所言也。咸翁又言先生才高數奇。亦自信其不能順時以取榮譽。而竟淹鬱以終老。蓋志乎古者必遺乎今。豈獨先生為憾事也哉。

滄浪水樵傳

滄浪水樵者。逸其名。父為隆武顯官。與鄭芝龍不協。仰藥死。水樵傷父死國事。易代後不求聞達。惟以名山水自娛。五嶽四瀆。游踪幾徧。貝勒初定七閩。下教錄用故明大臣子弟。水樵不出。則使索之山中。水樵蓬首披麻出見使者曰。哀哉天乎。奈何僇然衰絰之中。而靦顏衣錦臨民者乎。使者感動。終其後。屢辟不起。或徵其辭。水樵慷

慨出涕曰吾極知　興朝用人不次無論馮藉先人餘蔭足以坐致通顯即今某提三寸管與諸少年角亦未必不博一第今已矣自吾考遡泝而上世為亡國師保受恩深重非它族比也已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生子不令就試但知書識字諳於大義而已甯海張子聞而高之欲邀與語水樵囂然鼓枻滄浪而去或曰此前孝廉興化李季子也竊聞南京之不守也李氏平庵稻史艾山三人及顧叔向何元長過雷伯顧約同死伯顧曰死不易言也吾輩皆有親在惟矢不仕而已後諸君子果不食其言若李子者其在三李伯仲之閒邪

蔡孝女傳

蔡孝女蕙泰州人父孚琦母王氏女兄弟五人而蕙為之長生有至性不妄言笑知服勞奉侍承父母歡凡女誡女孝經等書自其少時已講習能見大意既長許字監生繆㴑未出閣會孚琦被吏議當棄市蕙即絕嗜味屏服飾玩好夜不解衣而寢晨夕必焚香籲天為父請命如是者四年不改嚴寒大雪中風四入烏烏蕙不設鑪火寢苦枕塊自如婢猶以為喜涼也悲夫揣度孚琦不可活欲完婚媾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曰父亡與亡尚忍言其它已已春

上復幸江南蕙草狀匍匐訟冤

上曰。是女子也而為父乞命。嗟歎久之。有司希
上意。以為緹縈復生也。孕琦由此得平反。憲歸游。未一年病卒。

張子曰。方孕琦之被收也。人或以為當死。由是言也。是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雖然自有書契以來。女子為父上書者。于憲僅再覩焉。可不謂孝歟。既論次孝女行事。復詳蔡氏本末。然後知人之積怒深怨於蔡氏。有自來矣。而如孕琦者。猶未為其甚者也。嘗記緹縈書略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文帝為之原死。余心竊疑之。使緹縈不上書。以文帝之世。而竟有枉死之廉吏。是忠臣孝子兩餘憾也。使淳如意罪當死。而文帝以緹縈故出之。是天倫與國法不兩全也。凡有國家者。皆以孝子代不絕生為美。布之方策。猶以為榮。顧使有司不能無不寃之獄。而待其人自理之。與有司所持之獄既平。而為孝子其親者特原之。均非所語于先王之制也。因傳蔡女事附論於此。

蕙庵遺集序

錢陳羣

吾郡土地平衍無崇山峻嶺之勝素稱澤國長水源出天目經峽石練浦會泖湖又東北徑甪里分二支由松江黃浦入海無驚湍巨壑之奇百餘里內清流窈窕林木蓊蔚恬鱗泳沫潛禽息聽往往幽人廉夫窟宅於此樂天知命以養天和益川澤之氣毓秀含華發為人物其致率相肖也晉韓氏績宋顧氏謙元路氏清吳氏鎮明初沈氏起隆錢氏鈞周氏履靖邵氏貞四其尤也蕙庵先生丁明季末造決意肥遯以道繩己陶然自得時殷氏仲春吳氏麟玉包氏麟趾屠氏爔項氏元汴皆以同里志節相尚華亭陳氏繼儒以隱逸負重望祈節來訪先生留數日迺去諸貴游聞之爭致羔雁輒不省録曰吾處約奉母寤言卭窮非欲以此致聲譽也先生詩筆沖澹如其為人尤工於詞所著有天籟閣詞箋琴嘯軒樂府游天台武彝羅浮諸名山詩等集郡藝文志內載弔古紀游數誌 本朝 御選詩餘載長短調凡十餘闋餘皆散逸郡中士大夫家多藏鈔本小長蘆竹垞太史每自道所長則曰吾八分行艸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詞然評隲鄉里先民曰蕙庵我師也其見重如此先生文孫艮思參藩關中政事之餘手錄家集一帙將付剞劂適予于役三輔屬為之序夫懸藜青萍世皆知其可以珍也當其沈重淵蔽泥土何嘗汲汲焉求自見耶先生修志意重

遺義。蟬蛻濁冥。以自謝於旌帛蒲車之會者。幾於隱身無文。絕塵疵物者矣。卒之其文傳其人亦傳。彼執裾而強覲者。亦何為耶。獨是殷吳諸君子。與先生同時耽隱。各有論著。可以傳世。如殷氏仲春有栖老堂集。吳氏麟玉有醉月軒艸。包氏麟趾有浮峯閣倡和稾。屠氏旟有卭居集。項氏元汴有朗雲堂集。今皆不傳。豈川澤之秀鍾於先生者。視諸人為獨多歟。抑先生純孝隱德。至行過人。而天欲大其報。乃昌其後以永其傳歟。固不可得而知也。

懷永堂詩序

少陵摩詰。達夫同為天寶大家。而境遇不同。詩之谿徑亦少異。少陵窮愁飄蕩。豪邁感激。摩詰簡澹平易。天然自去琱飾。達夫倔強蒼老。與岑嘉州相似。世稱高岑體。舉此以況後代詩人。波瀾莫二。張君怡亭為當湖望族。羣季俊秀。各以能詩名。怡亭於花晨月夕。招尋韻人。歌詠昇平。其所為詩。蕭閒中具有雋永之致。其別業在東湖之傍曰十杉亭。軒楹厂廡。庖湢茶竈。儉而適用。潔而不華。啓閤焚香。逍遙遂性。坐攬全湖之勝。四方名士登弄珠樓者。莫不尋梁栔集。用相娛慰。以有十杉亭也。來是亭者。或霽景澄明。落紅滿徑。至于信宿。猶流連不能已者。以亭之有賢主人也。擬之唐賢摩詰與裴迪張諲之徒。酌酒茱萸灣。閒吟閒咏。乘醉題壁。殆庶幾乎。而詩之臭味亦

略相近。予得假後。復患病足。頗艱步履。他日當湖人士。傳陽羨書生。龍摑刺小舟於亭外。扶携登岸。索飲花下。與主人分曹對罍。數夕乃得辭去。非他人。必僕也。既敘其集。且訂後期。爲斯亭作書郎矣。

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誌銘

同年友蔣君諱恭棐。字維御。一字迪甫。其先廣陵人。後徙蘇州。五世祖育馨。以舉人知清流縣。高祖燦。由進士官至天津兵備道。曾祖圻。以子鏳貴。贈奉政大夫。祖餘䏶贈。考溶封並如君官。君生四歲。即通四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爲文章有奇氣。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華亭張文敏。亦以五經受知學使者。江左文士矜奇耀異人握靈蛇之珠。而張蔣兩君獨守先正矩矱。所爲文流傳都下。安溪李文貞見而歎曰。是今日之思泉震川也。後文敏數年成進士。以　廷試違式落第。爽然歸里。益肆力於古又七年與余同成進士。入翰林。充玉牒館纂修官。一時制誥典册出君手者。輒爲院長所賞激。以封公七旬假歸上壽。里居七年。極色養之樂。

今上即位之初。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自濯磨。與時而奮。封公以精力尚强。命君北上供職。充　大清會典　五朝國史館纂修官。居無何。以原官休致。適封公以哭長子過慟。朝夕奉侍。未嘗須臾離膝下。先後居二親喪。哀毀骨立。時余與張

文敏同事西曹公餘屈指當代古文必推迪甫每欲邀余公裁薦剡既而文敏以疾去不果辛未二月　法駕幸吳中侍直宮門蒙　溫旨垂問　賜內府緞疋余時忝扈從見君於豹尾班後則鬚髯皓然矣癸酉冬德州盧君雅雨再擢兩淮都運延君主安定書院諸生慕君名擔簦而來者咸虛往實歸君自誦曰吾雖老願以平生所得公之諸生當不負盧君也余適訪盧君於邗上盧君招余兩人飲花下賦詩以紀斯會數日余辭歸長水未浹月而光嶽等已扶櫬歸吳門矣盧君經紀其喪人皆以君篤於友誼卒得友朋之助云君湛深經學詩文無專師于唐宗少陵義山于宋愛廬陵臨川藏書數千卷皆手評數過著述十數種光嶽等方編輯授梓君生於康熙庚午十月二十三日卒於乾隆甲戌六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五娶宋氏先君卒男七存者光嶽道恢師鄒皆能世其業女五孫男三孫女五以乾隆二十年十月某日合葬於長洲縣二都十五圖福字圩銘曰

余少賤走　皇都儁衆中揖二廚評道藝說唐虞雲間張吳趨蔣一扶搖雲霄上一守官師儒長尚書星隕峒峿郵詞客又訣邗水滸低徊往事五十秋感舊一哭霜滿頭魂歸來兮樂斯邱

讀先司寇奏疏

王雲

漢之亡也成於三君八顧八及之誅宋之衰也起於蜀黨洛黨朔黨之鬨士君子不幸而與小人同時但當各守其道以大體正君以深心利國若互為標榜分立門戶瞋目搤掔不量力而搪擊務欲殲小人於旦夕之間俾之一無噍類夫小人勢親君子勢疏君子為侵小人為應攻之太急徒足以益固小人之黨長其惡而厚其毒卒之善人云亡而國受其禍此其立志未嘗不正獨惜其氣有餘而識量不足也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言孫非徒以避禍也幸而君悟國之福不幸而君不悟猶不為小人所魚肉而可留其身以有待熹廟閹豎之難一時正人君子號為東林相與奮臂而擊小人朝進一疏莫上一事纖悉必糾隱微必訐雖明知無益於事猶必攖君之怒而徧小人之仇遂致誅竄之禍慘於漢唐之季惟先司寇兩無所黨其章奏惟陳大體如云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甫成而彊入進忠之勞績於理為不正於漸為失宜又云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雖大義嚴嚴若霜下之松而不以醜詆取快蓋纖悉隱微之事難知而治之大體易曉且綱舉則目張領挈則裘順人臣格君心之非固當如是洎乎懷宗聰明英毅先司寇遏小人之餘孽其詞遂剴厲無他有道則言危

無道則言孫言孫非遜愞言危非沽直也柳宗以為不特小人共國不可無識量以處之即當天崩地陷之時以死為正而苟非國步萬不可回亦可留其身以有待陸宣城謝弋陽皆宋臣也一死於祥興之二年一死於至元之二十六年死不同而就義則一故雲窩擬程御史之氣平先司寇義棘時有焉文丞相之氣正先司寇被逮時有焉嗚呼後之人臣讀東坡大臣論上下則可以雜小人讀遜史程嬰公孫杵臼事則可以徇社稷

胡烈婦傳

烈婦舟人子也失其姓嫁於洞庭胡氏夫業農行二與伯若季異居而養母伯若季弗之贍也烈婦曰吾夫婦各减數口食母猶可以飽母如一子將不獨養而誰養乎自是忍飢操作母之菽水無缺間進甘脆母死覓地以葬焉初胡二無一椽之庇也母既終夫婦辛勤操作歲收較倍得立屋以居而夫病瘵鄰人競勸禱祀烈婦獨奔走醫藥病且篤烈婦哭曰吾聞質苦者生甘者死嘗之則甘夫竟死女一未離乳伯一子而季有二旬其次者以為嗣季婦笑曰姆身不自保能保夫嗣乎弗許烈婦欲斥賣巳屋即姑墓祔葬其夫伯與季又橈之居數月伯舉少男烈婦喜乃往哭曰吾女三歲乳未乾伯又生男天其欲延吾夫血食乎請遂繈負以歸伯領之烈婦固舟

人子。歸貲百錢。將祀其夫。而以獲嗣告。舟人欲婦他適也。怒詈之。不與一錢。而伯所領者亦寢。烈婦以事不諧。不死且旦夕受辱。遂投繯夫柩之旁以死。時康熙丙子十二月某日也。明年春。徐君踏青偕予過洞庭。艤舟登陸。得烈婦殯宮於叢蒲間。里人為述前事甚悉。約斂錢合葬。而徐君流播其事。一時士大夫作為詩歌欷歔而憑弔之。烈婦之名。於是乎不朽。

論曰。名門巨族。號素封。尚禮義。子婦敦行孝義。宜其裕如耳。若農婦者。無幾微憑藉而動遭崎齕。及事無可為。卒能奮不畏死。凛乎以大義自全。莫釐巉巉。震澤浩浩。其有天地之正氣乎。予為之傳。不使其無傳焉。

姜伯約論

黃之雋

伯約之於漢也為功臣為忠臣而人不特不功之已也矧罪之不特不忠之已也矧佞之罪之以伐魏也佞之以降魏也皆非也當其數伐魏也小人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世遂謂以黷武啟釁亡其國嗟夫伯約內傷漢室之不振外憤篡賊之日熾上報後主之委用下感武侯之知己奮不顧私倡大義討強寇且魏方內亂廢弒相尋爽懿師昭之徒自相戕傾而吳方通好無內顧憂此千載一時也天苟祚漢伯約出師乘司馬氏之圖書削平魏亂還弋江東漢室一統則伯約之心可以貫天地而泣鬼神也嗟夫伯約之不成豈非天哉天欲亡漢即不伐魏漢亦亡謂漢以伐魏亡吳豈以伐晉亡哉且夫武侯薨營中時三軍惶懼懿乘敝掩襲驅一旅以躡巴益不更舉矣賴伯約之智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而懿始退避全師而還皓閹用事朝臣爭趨伯約獨諫帝斬皓有申屠嘉之風矣洎鍾鄧入寇伯約表請遣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不聽會乃從關口長驅而前艾乃從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入蜀假聽艾安得入艾不入蜀安得亡當是時伯約守劍閣鍾會以二十萬人攻之不克則固可為也艾破綿竹而伯約乃帥師救之則猶可為也孰知譙周已挾主降艾舉漢而授之於是守不可為矣可以死矣及帝敕使降會而又可以未死何也會與艾

爭功。伯約佯結會心。謀使盡殺北將。已因殺會。坑魏軍。復帝位。故密啟後主云。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可以貫天地而泣鬼神也。使其計成。雖句踐范蠡不啻。不幸敗泄。以身殉之。嗚呼。武侯伯約之死。豈非天哉。伯約為人勇而有謀。正不阿。忠不撓。武侯真知人。伯約真不負知己矣。或乃謂其喪師蹙境。或謂其降賊貪生。又最悖者。謂其本魏人。不宜數伐魏。甚或以姜黃並稱。嗚呼。以成敗論人。婦孺哉。

隱逸貞靖先生傳論

孝感屠公逸民傳上元朱君真隱傳。皆載王先生。名應憲。字德躬。上元人。貞靖諡也。先生孫進士元衡。刻之嵩里錄中。今修通志。既因二傳列之隱逸。而元衡乞繫以論曰。

先生隱逸者也。或曰。非隱逸者也。先生章矣。生九十年而歿。歿至今二十三年。聞其風如生也。其生也冥而不可窮。潛而不可拔。然州閭士暨四方往來過金陵者。人人心耳中有一論道經世王先生也。及其著書成。而熊熊然耀其光於世而不可匿。盻盻然暴於學者而不可掩。雖隱乃益章。夫惟先生先自章也。而海內鉅公名人。競起而章之。且以與於章之為榮。未與於章之為恥。於是雖歿愈益章。嗚呼。斯木之耳。條

黃之扃瓮牖之身雖生如無生也夫焉能致此哉若婆娑乎儒之林翺翔乎文之苑者柳又何人也是故徒曰隱逸殆非也或曰書非者又非也隱逸先生志也且夫掘商顏之芝而食之八十餘年老矣達秩而趨漢廷孫夫咽螬餘而鄰國之后聞之而欲殺者先生視五人猶蟻螻也其行儒其言文又重之以隱非尤也非通也非猶夫人之儒之文之隱也人章之耳先生豈樂章哉樂章仕矣靖節仕令貞曜仕尉而先生不仕傳隱逸成先生之志也

松籟集序

昔者黃子將讀松籟集而有嘅焉人之少也率其性情流動滿盈內而詩書之氣外而天地之象絪縕觸發心唱手和使胸中所見盎然流於楮墨於是文章以樂而多昏冠之後觸以世慮饑寒內迫異類外侮學雖進而易懈業雖成而又荒於是壹鬱無聊不平隨心之觸一寄於歌泣於是文章以憤而多文章者所以傳其憤樂之理者也嗟乎文之傳不傳有命昨見人以殘楮斷餘乃鈔本詩稾也有盡省恩遲語流年七旬語有送董思白太史詩意其人搢紳而壽者又嘗過酒家見以刻版析而爇酒則方太守禹修所梓鍾山人染跳草也夫豈非自道其所憤樂鈔之刻之而欲傳之者耶乃其從如是昔慶虬之撰賦勿貴於世詫曰長卿時逢推重張率作詩虞訥

詆之。詒曰休文訥大稱賞。人厚耳而薄目。貴遐而賤邇。其震於耳者霆也。而賤於目者霆也。於遐也以其爲翼之蜚也。而於邇也以其爲足之蹄也。王仲任曰。前人之蓄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曹子建曰。人懷盈尺。和氏而不貴。不大足嘅耶。吾輩貧賤。年齒未壯。聲名未立。徒有志於古之所謂立言者。比興以爲詩。訓詁以爲文。易春秋傳以詃遒敘事。志高氣盛。妄欲傳後以爲不朽。而憤懣乘之。日以滋多。又安知異日不爲蘸餅蒸酒者耶。辟刮竹以爲箏之弦。春風起。聲嗚嗚然過而不存。折蘆吹之以爲笳。咿咿然嗚。隨壞而棄之。嘅未已。乃發其集讀之。自其詩以逮雜著。哀怨愉怡。暢厥性情之所至。而能式於古。則起謝路子舒嘅曰。吾嘅者過矣。吾蓋自嘅也。吾之籟。黃蘆苦竹也。非以嘅子也。子之籟。松也。可貫四時。可壽百年。夏有陶隱居者嘗專聞之。曰可滌十年塵胃。是集之謂也。

呂丹録詩藁序

天地有自然之詩。風俗潮汐。時鳥候蟲。其爲聲也。靡勿有言韻節族之所以然。不待聰者能聽之。然天地不能自寫其性情。特假夫萬物之聲以吟弄焉。不能喑嘿而已。而人則口可哦。手可書。顧謂可無詩以發其性情。吾弗解也。且夫人欣感動於中。痾瘝切於身。發爲嘯笑吁嚱呻吟哭泣。皆詩也。特不能詩之耳。使就其音而實之以語

言文字。劘諸其句讀。範諸其體裁。即詩焉也已。吾所謂詩者如是。今有人於此。學贍而才蔚。性醇而情摯。考其業則國風雅頌。叩其詩則曰不能。吾弗信。今夫塗之謳巷之謌。櫂而歌。牧而唱。無假於毫墨。而有合於節族。其言情寫性有至焉者。雖風雅可繼也。然則櫂能歌。牧能唱。而獨謂士君子不能詩。豈理也哉。歲丁亥春。識無錫呂子丹錄。所謂業國風雅頌者也。顧曰不能詩。與之居半年。一旦能詩。而後信向之果不能詩也。今越二年矣。富且工。於是又疑向之未必果不能詩也。乃辱以其稾屬序。皆近作。然則二年以前。其果不能詩耶。不能詩者且能詩。而謂人可以無詩。終其身愈勿解矣。呂子於唐人之作。沈浸薰蒸之。故其古近五七。靡勿唐學也。過此以往。其有限量乎。其必能工乎詩人之所不能工者矣。唐高達夫年過五十始為詩。數年體格漸變。有作即傳誦人口。蓋五十以前無詩也。古今事必有耦。君其耦達夫者耶。然達夫好譚王霸之略。尚功名節義。竟以詩掩。君邃於理學。將無亦以詩掩耶。予髫丱有事於詩。積二十年。而富與工俱不逮。又將無徒知嘯笑嗟嘅呻吟哭泣歌号之為詩而僅獲與蟲鳥爭響者耶。

讀史百詠序

直而溯之曰千古。橫而極之曰一時。一時之人不可知。論未定也。何也。心未易明而

未難保也。不利之疑瓶。孰殺之疑酷。報越之孝。討卓之忠。故曰不可知。千古之人可知而不可知。心跡彰矣。始末詳矣。史臚之。吾目與口及之也。故曰可知。然而讀而如無讀者。寓目也。是謂無目。讀而詠。詠而如無詠者。滕口也。是謂無口。天有風。地有水。童騃知之。而善言風者必若莊子。曰衆竅爲虛。善言水者。必若管子。曰量之不可使概。此雖目及之而萬不能如此其形容諸口也。況論人乎。況論古人乎。故曰不可知。且夫論古人者患有四。苛索者誣也。黨護者阿也。勦說者庸也。翻案者妄也。平其心而明其目以達諸其口。袪其四患。若徐子今吾之讀史。斯善矣。其讀之方法若何。吾不知。讀之工力幾何。吾不知。吾知其讀者知之於其詠也。其詠自周訖於明。凡百人。舍百人無可詠乎。若曰。就所尚友者及之云爾。舍百人無可友乎。若曰。就所詠及者以例之云爾。心契乎聖賢。則嘿而不宣。心遠乎仙釋。則存而不論。心絕乎奸惡則屏而不錄。而於是百詠者如榜懸珠。姓而氏之。如簿金闌。兄而弟之。如畫淩烟。睛之點而毛之添。靡勿活。如演梨園。比肩接踵。衣冠揖讓於其堂。音以歌。容以舞。靡勿肖。雖千古猶一時也。心與跡昭。始與末該。綜一傳於七言四韻之中。史而詩之。可以興可以觀。其在斯乎。昔班固詠緹縈。始標其題曰詠史。於是三良二疏五君四賢八哀之作。以類從矣。唐詩人之爲絕句。多至百首。汪遵胡曾咏古蹟。孫元晏詠人物故事。周

國學扶輪社印

疊詠人皆纖弱不足振耀千古。若徐子之水鏡其目而金石其口洞然而照之鏘然而鳴之。其於詠史也始無媿。同時朱子初晴亦著詠史詩百二首。其體同其題什九同讀者比於元白皮陸而徐子謙曰吾莫詠史哉吾讀史而已。於是又知褩詠於讀史與褩詠於史殊也。

醉白池詩序

陸務觀題粵山曰詩境。摩崖刻之。予搨本歸示張東亭太史。鐫版贈予。以顏所居之室。室僅容膝。啟牖望天。闊不及咫。無可詩之境也。強而境之。則亦強而詩之。醉白池則詩境也。境有水可詩蒹葭。境有石可詩崇邱。境有樹可詩樛木桃夭。境有竹可詩淇澳。水有魚可詩嘉魚魚麗。魚可釣可詩竹竿。樹有鳥可詩綿蠻。境有堂可詩斯干。堂之外觀穫於畝。畝可詩載芟良耜。堂之中留客於壺尊。可詩初筵既醉。顧子珠懷有此境也。以有此詩也。故以池名其詩。凡所至遊覽憑弔暨人事酬酢。非盡池上之作。而胥統彙焉。梓成以零序。夫詩雖曰性情。豈不以境哉。入廟而思敬。過墟而思哀。思因境而遷也。衛之音趨數。齊之音敖辟。音逐境而化也。成連之琴也。海水汩沒山林杳冥。情緣境而移也。伯昏無人之射也。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技以境而神也。諶野而獲。登高而賦。語言文字安在不繫於境哉。有醉白之境而後有珠懷之詩。

山深而木則美。水折而玉則華。地靈而人則傑。故有境而無詩。不境其境者也。美蔭之瘏蟬也。有詩而無境。自境其境者也。暗壁之吟蛩也。境與詩泊然而相遭。油然而相生。藏焉息焉。而如是出。往焉遊衍焉。而亦如是者。吾之所謂詩人也。且夫境何常之有。窮通順逆。喧寂夷險。不同之極致矣。詩人誠根理以發辭。範義以閑情。殖學以運才。貞遇以言志。則何境不詩。處而澗阿衡泌。閒居之詩境也。場圃河干。家食之詩境也。出而山川原隰。征夫之詩境也。清廟明堂。顯相之詩境也。而豈一池之可限哉。是所望於顧子。端木氏論處境而通於詩。詩之為境也廣矣。若予之境不境。詩不詩。而冒濫其名於厥居。則忸甚。

送婁邑胡侯調任南匯序

婁南匯同隸松。相去百二十里。婁得賢宰胡侯而治。南匯則未也。大吏疏於　朝。奪婁侯以予南匯。而婁人之不悅者半。悅者半。不悅者曰。七載襁哺我。而一旦割其懷餒孰為之饔飱。孰為之衣。吏孰為之範。士孰為之培。農工曷恃。商旅曷歸。我婁之神君。而曷為乎匯哉。曷藩於婁而唯匯之肥。侯之在兮樂而忘之。侯之去兮我心傷悲。悅者曰。豈有霖雨而一方是施。豈有陽春而疆界是遺。豈有賢侯而可以久羈。婁匯皆赤子。何福而何菑。他日又奪南匯以予一州一郡一道一省。而蒙澤者無涯。其以

是謂也為始基乎。然則不悅者情之常也。出於私也。悅者見之大也。發於公也。皆理之自然也。

朝廷允部議。奪吏侯以予南匯。而匯人之悅者半。不悅者半。悅者曰。我邑之分。實繫且瘵。譬諸盤錯。利器則治。赫赫鄰封。望侯若神人。不可攀躋。自天而下。福星惠來我匯之望侯。如望歲焉。如望慈父母焉。膏澤而保抱之。登我於春臺。曷不早來。不悅者曰。我儕小民。習為蚩蚩。金未受冶而躍。木未引繩而抵。侯之來將揉我獷悍而程督之。譬我酗博游惰而約束之。創我舞文武斷而羈靮之。我烏能瘖寐釋諸懷乎。匯之無遁情。悔之恐已遲。然則悅者懷德也。嚮化之致也。不悅者畏威也。自新之幾也。皆道之大行也。故用人者一予奪間。而俾兩邑咸治焉。於是侯侯代行有日矣。紳士耆庶。謀於舊吏氏。為文以送之。其為謳思之文與。臚陳在事之善政。謂能撫字如此。保障如此。倣古輿人之誦之義。則更僕難數。不勝言也。其為贈別之文與。頌禱涖匯之新政。謂必若何措施。若何興革。倣古贈人以言之義。則游刃有餘。不待言也。故就兩邑之人心而文之以為言。

別宋介山序

介山子鄉人。客京師三十年不歸矣。始予一至京師。見介山詩於僧壁。再至京師。見

介山文於族人所。顧未識其人。洞洞然不存一介山於胸中也。三至京師。始識其人。盡讀其生平所爲文。於是胷中時時有介山。今別介山歸矣。而介山未歸。恐一日不見。一日胸中有介山。十年不見。十年胷中有介山。其奚堪我胷中榠榠焉日念一介山也哉。古六經之文。一變於戰國。再變於東漢之季。三變於宋。戰國變經而爲子。奇詭馳騁。別開疆域也。東漢之文滯。猶不失六經之樸茂凝重。漸於魏六朝初唐而靡矣。北宋之文縱。猶不失六經之昌明條鬯。漸於南宋元而濫矣。而介山之文。則溯秦漢而規檀左。譚理論事老莊也。記敘盲腐也。詩亦如之。然子試以問長安之人。又不盡心傾介山者。則文章之源流向背可知矣。此其爲介山之文乎。可慨也已。昔者韓慕廬陳滄洲孫義山諸公。先後交於介山。最知介山之文。欲貴之。欲富之。欲歸之。往往圖未成而或死或去。於是介山貧賤落魄。年六十有八。不能歸矣。介山曰。予安得歸哉。予安得歸哉。斧資金百。葬親金百。買屋構一樓金百。田園數畝金百。飲食待賓客金百。嗟夫。介山之賣文也。而安得此多金耶。然則介山其遂不歸耶。然而介山歸則未能富。則已富矣。貴則已貴矣。著書十萬言。囊括盡千古。可不謂富乎。抱道自高。布衣而不屈軒冕。可不謂貴乎。挾是而歸。勝於晝錦也。爲介山圖。有金亦歸。無金亦歸可也。請與介山論歸。疏廣賜黃金。賀知章乞鑑湖。歸也。季子金盡裘敝。長卿家四

壁立。亦歸也。譬之於文。介山不肯汗漫其文於無所歸。是故敘事歸左史。論議歸子。詩歸漢魏杜。高門厚藏以成其家。乃獨汗漫其身而不歸。然則介山之力。餘於文而獨不餘於身焉。以圖歸。豈可也哉。或曰。丈夫者天地為逆旅。八荒為階闥。可以歸可以無歸。是說也。顧介山勿聽。予先介山歸矣。介山何日歸。慎無使予胸中擾擾焉念介山也。

泛舟瀟湘記

自湘潭之衡之永至全州。溯西南逆江水而行。永州以下為湘水。以上為瀟水。其水曲折。與岸往復。舟中環顧。疑若四面俱斷。既繞而出。直不咫尺。旋又曲去。迴視後舟之帆。若從岸上來者。帆之風乍順乍逆。當之日乍左乍右。東西南北。步步易嚮。故行瀟湘間日最久。江水澄瀲。經冬縮涸。清澈彌甚。石子磊落於江底。色色呈露。酈注柳記不誣也。既淺而流益駛。岸腳石齒。錯伏谿間。水漱其齦。潺潺淙淙。厥響唯厲。以警新客。水之概。衡永間如一。而山則衡州之南嶽七十二峯也。綿數百里。如雲塞天。北至永州諸山。極皺秀瘦透之致。緣岸相送。江皋水步。都無坦碕。危巖壁削。怪石森豎。青黃黛綠。隨色所現。如倚如墜。如垣如堞。漁舟泊兩於嵌空之下。茅舍炊烟於坳突之上。便疑方壺員嶠。去人非遠。長林灌木。紅葉翠柯。濃淡密綴。不因寒損。其餘平沙

荒淡淺蕪衰草皆具驂楚之象時則積雪殘積於遙峯連阜之間峭蒨違冷橘檜韡勝遊目四望畫屏隨西而列昔子厚居永記永山水最多予過永欲留所覩于篇什而未悉其名問諸舟人土人皆不知由柳所述證吾所經其肖也酷烏知冉溪袁渴西印石澗非即在耳目間耶即不然當亦不大過是矣曾泊舟一所人稠地勝名曰石期者又烏知非所謂石渠訛而為石期者耶將至全江中多用竹石以壩水水聲彌厲舟愈難上岸旁水輪因波自轉舟師捩柁過之而歌欸乃皆天趣也大抵瀟湘之間水紋石皺岸容樹態真化工之為畫工予泛舟其中悔未學畫矣

遊隱山記

吾嘗欲尋隱山之六洞而問諸土人曰無之且城西有老君洞不聞有六洞也則或者因老君洞而倘遇所謂六洞者於是繇明月巖徑詣老君洞凡五里許所過山若百筍進士鉅細與趾相錯既至洞瞻老聃像就洞石鑿成仰而見其頂有宋人詩刻始知此即朝陽洞為六洞之一也則大喜洞右隔石為大竅有磴級可入若隧不敢入也出洞左而北皆奇石摩肩鉤衣過之稍西得白雀洞洞口隘遥解衣側身入天光所及者僅如一間屋許光盡處為坎窞諦望有隙光從內出意其可通復慮積水投石試之砰然作乾響然終不敢入又西得嘉蓮洞較敞於白雀户牖旁通瓏瓏谽

谿。幽邃之裏有泉出。泉旁有徑。土人云通某洞。以未持炬不能入。又西折而南。石愈奇峭。躡履弗顧。得夕陽洞。時則晴照西頹。與洞相射。彌虛皆日。洞石一片如大著蓮敧而益者過半。一面缺則若以他石補苴者。益怪造物之巧。又稍南有洞曰南華。中有滃泉。洞鑿毛髮。土人疊石為方。以匯於一泓。而漬蔌萌焉。以為蔬餘地。浸潤不可立。又折而東。則山之陽也。又東即朝陽。蓋而繞其山為洞者五。而北牖洞猶未之見日將匿。與夫趣歸。客亦倦。欲舍去矣。予不甘獨遺其一。復導朝陽而北。循舊路環山樛之。迷於南華。終不得。一田父至。急詢得之。乃俯率山麓。繞石東北行。得一若洞門者。而其崖無刻識。聞隔石人語聲。趨而前。則北牖洞豁然在焉。客與僕已先從他道來。佇立久矣。皆大笑。每笑洞必會笑。於是無故愈笑。中有潭如洞廣。水色濁綠。不能窺其源。洞外夷曠可眺。稻畦數百畝。周護隱山。噫。此即唐李渤所闢之西湖也。既而廢為田。宋張某復之。元又廢為田。至於今不復。湖廢而山亦真與之俱隱矣。故游屐罕至。土人皆不知桂林有隱山也。讀吳武陵韋宗卿諸記。豈不有慨於顯晦之無常耶。

遊鷹窠頂記

鷹窠頂在嘉興海鹽縣。距海甯七十里。濱海皆山。而是頂則最東南極於海。俗傳十

月朔。遊人於此觀日月合璧。予按漢律厤志注。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七曜聚斗牛分。夜盡日月如合璧。史紀之以為瑞。不宜於是山數見之也。今康熙戊子歲九月晦。予友王研農買舟邀予。暨宋南舟姚大章同遊。以考驗之。陳曾貽者則嘗遊焉者也。訪而挾與俱。日晡舟發。至袁花鎮而暝。余四人以曾貽為目。曾貽不自信。訪諸岸人。問道所由。舟子曰。何問哉。取道黃灣莫便也。於是予五人又以舟子為目。夜將半。水淺舟不進。南舟曰。此去黃灣不知幾許里。況鷹窠耶。脫滯留。則至頂而日高矣。皆曰然。即艤舟皆登岸。命一舟子秉炬為導。一僕籌燭以從。路出桑間如蚓。茅深露濕。行三里許。至黃灣。有岐路。叩居人問之。曰東也。然實不知東。仰而見山巋然起。北斗挂山角。大章言斗所在為東北。因旅而東。曾貽謂至鷹窠頂者。必踰諸山嶺。此是也。舊聞嶺有虎。或有盜。於是予七人則肅肅行火光中。見若毛而蹲甲而立者。輒相叫呼以自壯。頃之。聞海潮聲。又聞吹角聲。爆竹聲。私幸鷹窠不遠矣。益奮以前。約上下其嶺五六里。四顧皆連岡。如行坎窞中。且又岐路。問舟子。不知所出。藉草坐。遙聞犬吠聲。曾貽獨循吠聲而前。行半里。闃無人。心怯。乃大聲呼其羣俱前。而田中一守稻農驚起。咤曰。何為者。告之故。則曰東去二里許。陟諸山嶺。嶺顛有古廟。廟前路但南毋東。但上毋下。又三里許。當至耳。眾訝且笑曰。諸山嶺尚在前耶。然則嚮所

踰窦嶺也曾貽始悟曰然則嚮所踰葛嶺也衆皆怠且悔是時炬已燼僅一燭若熒然星斗幸明爛路不瞑也久之達於嶺至顛憩古廟外欲卧矣曾貽燭照其南無路獨一路東下與農言不合又燭廟中四無門壁唯孤佛頽然坐無可問者於是沿嶺東下則嵐影澹濛林木瑟瑟陂塘水光相縈帶幽窅疑非人境行三四里終路無南者前望漸無山右有山衆皆不欲行見深林中有樵徑劣若綫則南向而上者也試登焉不數十武又下矣於是大章曰是何急難黑夜匍匐深山中南舟曰黃子欲覓詩鷹窠頂乃牽率吾曹以至此研農曰詩人多誣黃子平居無所愁苦而詩多噍殺之音天宜以今夕之苦實之於是皆議返獨曾貽慚復入薈翳中索人居果逢一淅米嫗問得之乃如其言往果至鷹窠頂之麓曾貽指麓東路恍然曰吾曩歲舟從澉浦來由此路入不謬矣自麓至頂不二三里有磴九曲每過一曲曾貽輒大聲曰一曲矣若詡其稔遊者既抵雲岫寺有僧攜鐙樹間導而至頂自登陸凡歷市一嶺二里二十餘刻二十餘炬二燭三而後至頂及至則暗中遊人成聚矣海陷其東南窪而黑久之則光發於天海之交橫亘數百丈色如淡朱砂復有淺青色拂其上深黑色託其下又久之則黑中穿漏見若橋者若林木者若人馬連隊南行者兩蚪相值者又久之穿漏處忽變鮮紅色照映海水有一黃金彈丸突出其內忽稍大如覆盂

忽稍圓成血色。而中界一綫如盒。忽頂上加一蒂如壺著蓋。忽中斂如細腰瓠。漸上而圓。如新磨鏡而底平。如銜匳猩紅一縷承匳之足。又漸上則圓如常日。而有如翦紙為圓月者。貼日上翕翕動。不暫離而摩盪其中。有頓足起舞者。曰此月也。與日真合璧矣。觀者若狂。而研農大章則曰非也。此眼光所眩也。南舟則曰。此海水中日影還影於日。故蕩漾不定也。於是觀日出海三丈許。不見若月者而後返。既至誺山嶺古廟。果有徑南達。如農言。以夜匿草間。燭照不見也。始知從九曲上者紆道也。歸途遇刈稻叟相慰問。此昨曾詒所從問道者也。葛嶺南望多聚落。此昨吹角處疑為鷹窠者也。夾路有喬松異石。此昨所見蹲且立者也。抵舟中日午矣。或曰鷹窠頂以產鷹名。或曰鷹從海外來。羣集於此。實不產鷹。

重修求忠書院記

華亭縣治之西有書院。曰求忠。以祠明忠臣方正學先生。蓋建於萬歷間楊御史廷筠張守九德修於崇禎間某御史。近稍荒圮矣。督師一等侯威寧張公飭材庀工整齊崇煥之學使侍講韓城張公扁之曰名教綱維。而試士以碑記。於是求忠書院如始建。如正學復生而寢處笑語於其中也。予惟靖難時事文皇以殺戮之林而處强國。藉口削藩逼兄子而攘其位。自以為子紹父業有其所當有耳。故舉視忠建文者。

而惡之特甚。乃建文諸臣亦惡文皇之所爲甯滅死不悔。若鐵鉉暴昭黄觀景清之徒。位爲大臣。引分趣死。下至補鍋樵乞之民投水赴火如歸。而謂高帝所留貽以輔幼主如先生者。肯委蛇事二君。效管仲王珪之所爲哉。或謂文皇草芥諸臣。獨隆禮先生。顧衰麻擲筆以激其怒。以八百七十三人之命。成一人之名。覆宗殄祀。未免過於義。傷於仁。且先生之前。文章節義冠一代者。莫若文信國。信國所遭者元祖也。不過斷首燕市耳。文皇學識不讓元祖。其譽忠賢未必過元祖。矧此時。非有易姓遷祚毀宗廟變社稷之事也。而諸賢束縛馳驟之。使無地可容。如先生。又其甚者也。故激而爲刀鋸鼎鑊之奇刑。以糜其軀。甚而殲十族。烏得謂非賢者之過。嗚呼。隳名教而弛綱維。由是說焉啟之矣。聖賢之身。爲萬世而生。非計一時也。君泣大位而逐之。父傳嫡孫而奪之。先生以爲文皇材可輔。明運可昌。吾道可行。功可立。而君父大倫必不可亡也。甯覆宗殄祀勿恤。以植綱常於萬世。故學自成之變。殉難者如林。是先生風之也。受禍尤烈。故風感尤神。有信國以存其國。有正學以存其君。此大中至正之道。而豈過也哉。然則尸祝滿天下而祠於松何歟。蓋先生族雖滅。一幼子遁於松。爲余姓。既蕃衍。遂復其宗。於是先生之裔不在台而在華亭。彬彬然興於文學。天之佑先生宗何嘗覆。而祀何嘗殄哉。兩張公之飭振之也。所以式邦大夫士崇節尚義也。

重建澹臺書院碑記

賢者遊歷所至。其國人慕悅於數千百年。樂道其姓氏。以誌其山川祠宇。勿之諼也。則其精爽必徘徊於此邦之人。而嘉惠之。慕古崇道。興學美俗。咸繫於此。嗚呼。何可廢也。吳郡長洲縣之南。傍尹山。有湖曰澹臺。史記謂子羽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即其地。湖因以名。尹山之顛。有澹臺書院。宋時尹和靖讀書其中。明練塽設義塾焉。宋學士濂記之。歷年久。湖存而書院廢。昔子羽之與子游交也。在武城。子游一人受其益。在吳。子游一鄉之人受其益。蓋子游既還南。明夫子之道以化其俗。勢亦孤矣。子羽率三百人為過賓於吳。而子游為東道主。一時講道倡和。當何如。惜其事不見經傳。越千百年。澹臺氏之居。巋然與言子之里相望。兩賢在天。相主賓也。而於是吳之流風餘韻。益綿久而不可歇。嗚呼。武城之徑不由。宰之室不至。尹山書院。徑乎室乎。澹臺氏有知。其樂於此而悲其廢也決矣。何也。以吳人之慕澹臺。知澹臺氏之不厭棄吳也。康熙中。尹山寺釋某始謀重建。彭太史定求為文以募。貲稍集矣。未舉也。雍正初。某某等復請於當事。以興是役。於是乎落成而記之。夫澹臺氏為孔門賢弟子。書院之建。沿宋及明。蓋尸祝久矣。而一旦居人惑於堪輿言而廢之。廢之何易也。復之者不在吾儒。而在浮屠氏。且太史氏毫楮之力。不為弱。集眾資以購椽甓。不為

少。而至於今始成。成之何難也。然卒遂其慕古崇道之志。要先賢而復義學。澹臺氏必陰捄導其子弟。以畣吳人學興而俗美。其在此舉也夫。子游氏亦甚樂其鄉人之有是舉也夫。

楊義士傳

予適臨桂。知　國初邑有楊義士云。義士名萩。行二。字碩父。福王時廣西巡撫瞿式耜客也。少年落魄任誕。言人休咎頗中。動無所忌諱。幕中人稱其癡。萩因自號楊二癡。終已不合去。順治六年春。定南壯武王孔有德帥師入湘潭。執何騰蛟。傳檄至粵。粵人懼。時式耜以閣臣留守桂林。而張同敞督師以禦。我偽公趙印選胡一青駐全永。偽侯焦璉駐陽朔。式耜居中調度諸路兵。七年十一月。王破永及全。直抵靈川。入嚴關。諸偽將遁。同敞乃乘夜獨泅灕江。入桂林見式耜。相對泣。相誓以死。王既下會城。執瞿張。令降。不從。幽之月餘。而後殺諸市。式耜被執時。家屬匿萩所。萩并執萩。萩不屈。王義而釋之。式耜死。萩服哀経。懸楮錢滿衣。行宷窣有聲。號哭營市閭。見纓弁袴鞾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王。收殮主人。王聞之曰。瞿某有客義若此乎。并同敞尸許之。遂得葬。時有釋性因者。永明王時給事中金堡也。謫戍不赴。為浮屠於桂之茅坪庵。亦上書定南王。言收殮瞿張事。其略曰。古之成大業者。必表揚忠節。殺

其身而愛敬之。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元世祖之祭文天祥。明太祖之祠福壽是也。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以分任乾坤之事。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王既殺兩人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抑又王見德之時也。夫殺兩人於生。王所以為功於　本朝也。禮兩人於死。王所以為德於天下萬世也。請具衣冠為兩人殮。并棒付親知。歸葬故里。則王播仁義之聲無窮矣。侍者詣府將投書。遇蓺知。已得請。遂不上。後以其書貽瞿氏。式耜子梓其書以行。而不及蓺。由是楚粵間但知性因文字有力。而蓺泯泯也。堡後徙粵東。更名今釋。號澹歸。有集百餘卷。其言蓺事甚詳。且曰。以吾書旌蓺功。吾為竊名瞿氏子為負德。

論曰。蓺市井不羈之人。客於幕末為知己。然遇患難不避鈇鉞。周旋生死間。何其勇也。堡既遊方外。慷慨上書。已立名五嶺矣。不冒人之功。以名還之。不尙丈夫哉。或曰。蓺式耜同邑人。

東皋菜園記

陸奎勲

今相國益平白公。為園於東便門外。相距八里而遙。其地曰深溝。慶豐平津之水。從繞而東入白河。遙望西山。青翠欲滴。雖水陸之通塗。實郊坰之靜境也。門徑緣水北嚮。不復更置。折而西。正中爽塏。新構松齋三楹。葢斯園專以樹勝。高柳長榆。碧梧繚李。不可枚舉。前後松數十株。老作龍鱗。不獨三伏坐敲。令人忘暑。即嚴寒冰雪。蒼然有不可犯之色。是宜居衆材上矣。其東精舍八九間。寢興觴詠。靡不適宜。庖湢廊樣。位置楚稱。又南為紅梨艸亭。春月著花。紅鮮香馥。輞川之文杏館。辛夷塢。不是過也。舊有土阜。緜亙孤露。不愜於意。乃穿渠引流。蜿蜒數折。積土成山。橫嶺側巘。咫尺間含千里勢。由小橋陟山巔。有亭踞其陽。顏曰縱目。遠村近寺。曉煙晚靄。翠獻於杖履之下。亭西圓池。水澄不滓。游魚潑波。芙蕖既開。蓼花被岸。鴨腳經霜。脫葉點徑。昔人云寸寸秋色。於此有會心焉。池右為一黃山房。深而狹。形似舟。備茗圍碁。如坐歐公畫舫齋中也。復折而東。有老屋數椽。揭其眉曰學圃處。其南東隙地約十餘畝。黃芽紫莧。萵苣蕪菁。播種滿畦。雜以瓜茄薤韭之屬。其後有井。甃而深之。清泉汩汩涌出。飛輪散周。浸漬滋潤。四時嘉蔬。採摘不竭。用佐家食。兼可速賓。此東皋菜園所由名也。夫士大夫知菜之味。則能守其素風。見菜之色。則念黎民疾苦。公受知兩朝。位高

望重。近雖養疴燕居。而安其身猶務所以安人。適其性更思所以適物。豈屑屑然效漢陰丈人之息機。甘爲蘇園翁之肥遁者乎。且自唐宋以來。元僚鉅公。遭際承平。莫不以園林自適。若裴晉公之午橋莊。綠野堂。署館非不華美。君子不以爲譏。李衞公平泉有記。語爲名花。心云侈矣。司馬溫公本具先憂之心。而以獨樂名園。彼其讀書有堂。灌園井亭。隨宜締構。益亦儉樸之甚者也。今觀斯園。迴遭土垣。不加堊飾。屋葺而不瓦。木斧而不斵。於閒園攝靜之中。寓儉以養德之旨。殆與溫公之命名獨樂。後先一揆者與。某久從公游。是歲九日。微雨初霽。召賓成爲登高之會。酒半顧而言曰。子盍爲我識之。自揣婞陋。然園以人重。不在乎華。文以園傳。無妨於質。遂吮毫而爲之記。

少司寇李公傳

公諱濤。字紫淵。別字述齋。先世江西贛人。明初徙山東德州衞。四世祖逢時。嘉靖間以御史出按宣大。具疏諫止馬市。有直聲。後官至方伯。曾祖煥。太學生。祖嗣美。庠生。考允禎。前癸酉舉人。由直隸故城知縣。歷任廣西左江道僉事。政績彪炳。所在崇祀名宦。生三子。長浹。丙戌進士。知芮城縣。李。潤州廩生。公行居仲。順治二年乙酉。生於故城縣署之鳴琴樓。有異徵。十歲能文。年十六。應州府暨道試。俱第一。遭僉憲公表

服除。下帷攻苦。洛誦每至徹曉。乙卯領解。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戊午授編修。充明史纂修官。己未會試爲同考官。得汪晉徵以下七人。戊辰冬。

上念詞臣久壅滯。欲試以外職。公首被　命。知江西臨江府事。臨江統轄四邑。贛袁二水交匯之區。巨浸淼茫。爲盜賊藪。其尤劇者曰張茂生曾翁。茂生故禁旅。盛黨與一食需米數石。沿江剽掠。白晝奪人子女。莫敢誰何。前守招爲伍長。歲與金二百。令保四邑無虞。公聞而笑曰。此正所謂城狐社鼠也。密請於撫軍甫至。郡縛置通衢。立斃之。百姓懽聲雷動。翁嘗窟荒野。夜枕二屠刀而臥。遠近盜牛者。以翁爲窩主。牛種幾無遺育。其黨出沒彭蠡潯陽。以及清桑諸江。舟楫帆檣如蟻。公出不意。夜半率健卒十餘。捕得之。同餘黨寘之法。自是迄公任。盜幾絕蹤。其他救旱災。雪冤獄。懲奸胥。遴眞才。絕苞苴。革火耗。善政不可枚數。丁丑擢浙江鹽運使。鹽官處脂自潤。往往與諸賈人酒食讌會。若平等交。公至。凡弊利入私橐者。去之若浼。浙課亞於淮陽。歲額不登。有入貲得官者。其課缺。與之杖。荷校於市。一時聞風競輸納。爬梳利弊。法必畫一。久之商竈亦悅服。謂公實生我。

天子南巡幸浙。特書秉憲二字褒之。尋攝臬司事。翦薙屬邑豪猾爲民害者數人。有甲與乙爭墓地。甲鉥乙目盡瞎。令入甲賂。翻罪乙。公夜突繫甲至。一訊而輸。請服罪。

其善斷獄類如此。辛巳擢廣西布政使。端己帥屬。未及一載。請終養。癸未丁董太夫人憂。後仍補粵藩。吏民望公如望歲焉。修復華掌書院。廣招博士弟子員。厚以廩餼。親為校文。講晰經旨。戊子科得雋者十人。又請開武生鄉試。以儲將材。粵西之有武科自公始。庚寅以太常少卿內召。庫有羨金萬餘。具冊封識而去。是年冬。

上有事南郊。公執香駿奔走。儀度雍肅。雖老於奉常者不及也。明年遷陟左右通政光祿卿。又明年。出尹奉天。不三月。以宗人府丞召。遇 覃恩誥授通奉大夫。贈祖考如其官。癸巳秋。陞左副都御史。時 朝廷重保舉之法。公注意人材。薦剡屢上。悉報可。是冬。遷刑部右侍郎。一日語其宗人勳曰。方今聖主當陽。律例具備。海內臻刑措矣。吾年幾七十。古大夫致仕時也。敢戀職而素餐乎。乙未。遂援遷葬例請急歸。未期遘疾。淹延不起。卒於康熙丁酉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勿請卹。勿訃告。勿作佛事。葬無踰小祥。墓誌銘無煩朝貴。嗟乎。公學養兼至。有得於中。故一毫不事表暴。詎有所矯強而然哉。天性孝友。僉憲公見背。哀毀骨立。太夫人董亦以憂傷成羸疾。公迎養京邸。出守臨江。公餘問寢視膳。太夫人體適漸康。粵西道遠。勢不能為安車之迎。既知抱恙。涕泣陳情。五日中申詳者六。略云。老母景逼桑榆。疾病淹染。臥牀懸盼。度日如年。有子如此。不如無子。

皇上孝治天下。屢施格外之仁。每廣特開之例。遭逢　聖世詎忍忘親背　旨敢壞
名教漸滅天倫古人嚙指痛心聽雷隕涕。某不生空桑而置老病之母於勿顧此所
以號天欲絕也巡撫令相國蕭公鑒其誠為具題得　俞允星夜遄發途中大雨雷
馬蹴蹴泥淖不稍休抵家猶及侍湯藥三日既沒為孺子泣哀感行路是年　駕復
南巡過德州迎謁河干陳奏母子相見狀
上為之改容。非至性感孚而能然與。弟文學君病歿爾時官編修。先期夢折一臂寤
猶隱隱作痛即日乞假歸里買地營葬撫其孤如己子族叔父母喪未葬者有四兄
弟夫婦喪未葬者有六　予告歸悉出貲為經營鄉黨無貴賤接之以禮非公事不
出戶偶出則乘肩輿一童子奉杖以隨見者忘其為卿貳也燕居無惰容雖溽暑必
整襟結襪讀書外無他嗜好間作小詩以自娛閨門之內不令而行配程氏繼譚氏。
長子元琪貢生次秩臨貢生早卒。叔子徵臨廩生皆恂恂儒雅克纘厥緒季女字孔
傳鉦未婚而守志終身此足徵公之施政於家。仁義漸漬者素矣當公轉運浙西奎
以諸生從游命校閱所著李氏宗譜並為尚城公作傳從簪蕭樂事雖竊受知者最
深迨奎老而成名得與館選距公沒已四年矣。追維公出處大節卓卓可垂不朽。其
操守潔廉材識英偉有似乎楊伯起張復之。而德量淵涵內行完粹堪與柳子寬范

文正相頡頏。大雅云令儀令色。古訓是式。又云柔惠且直。聞於四國。若公者洵足當古大臣而無忝。與謹按狀為傳一通。以備史館採擇。然不敢以知己感恩之故而一辭有所溢美也。

法意論　　王植

事有奉法不能體意者。其失在狥末而忘本。摭其後而昧其初。本者何。民是也。法之初。無非為民者也。昔魏文侯見反裘負薪而曰愛其毛者。歎曰若不知裏盡而毛何所附耶。已東陽大計。錢布十倍。曰吾土地士民不日益。而取之於民者十倍。是與反裘負芻者何以異。鄒穆公令食鳧鴈以秕。無以秕。於是倉無秕。求易於民。二石粟易一石秕。吏請不如以粟食之。公曰不可。取倉之粟移之民。在倉與在民于我何擇。此二君者。可謂知本矣。故王者以天下為家。九有之士民者庶。皆君之赤子也。八方之城郭市廛。皆君之室廬也。四海之工賈財賄廩庾儲蓄。皆君之外府也。易曰君子以損上益下。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夫以損為益。以不足為足。古之聖王皆然。竊考賦式之初定也。凡有所取。皆準所用。其奏報也。必曰某解戶部。某解兵部。某以事神。某以班祿。以逮造士養民所詳悉以為之計者。若留使其有餘而不問其或溢。所謂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者也。此其初制也。逮其後或有偶增於舊者。其暫也。或不得已也。其有偶減於舊者。其暫也。或不得已也。久之而所司以為例曰成制則然。不知其所謂例者。其賦式之常經乎。抑其暫焉不得已焉者乎。暫焉者原非欲其久也。不得已者將可以已而已也。所司曰核浮冒。謹出納。吾職在守法。然法非意

也。議法而精求其意。則法在而意明。舍意而惟求之法。則意湮而法敝。且亦思為國生財何如。為國厚本之大乎。為國惜用。何如為國藏富之廣乎。竊謂每議一法。當原其初。其復議增也。則考初定之數若干。於何時減若干。於何時又減若干。比而計之。而今日之應增與否較然矣。其復議減也。亦考初定之數若干。於何時增若干。於何時又增若干。比而計之。而今日之應減與否。亦較然矣。夫如是則事得其初。初意得而本計存焉。魏鄉之主所能知。而於盛世何有。

政記

夫政寬為本。嚴為用。弗寬民弗舒也。弗嚴法弗立也。法弛則民易踰。雖欲寬其何由。故為政之道。先立紀綱。定規制。明約束。規制定則知守。知守則令行。約束明則知畏。知畏則禁止。若夫政視其俗。法因其世。課農桑。勸勸課。修庠序。明禮讓。黜淫巧。去僭奢。裕積儲。飭武備。旌節守。絀奔營。肅祀典。息異教。通商賈。察關市。勤獄鞫。清奸猾。以禮造士。以道化俗。優而游之。漸而漬之。不可期以速化。治國以禮。佐以刑。不先刑而後禮。敝國以刑。行其禮。不先禮而廢刑。遂而施之。悔而追之。無及已。故刑以懲無良。亦以安良。以戒不善。亦以導善。懲無良戒不善。刑之政也。安良導善。刑之教也。刑以弼禮。禮以恥民。而五刑弗服。刑之德也。民愚而甚智。渙而一。無諸己而示之型。無諸

內而示之文。民弗與焉。故科條日設而行不終。與弗設同。口惠日篤而實不至。與弗篤同。教化日興而誠不致。與弗興同。故為政者。誠至則人易感。先之則人樂從。其感而從也。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有莫知而然者。故無小無大。皆政之道。唐虞同度量。周官治橋道。王道之行。下及雞彘。古之為政者。為民治事。如治其家。為民教子。如教其孤。有初若煩瑣。終以益民。有事似滋擾。實以齊民。遽而施之。畏難而已之。皆非也。在行之法而已。法治立而民信且安。數世賴之。得治人恃人。不得人猶恃法存也。自用者勞。用人者逸。欲用人。先知人。既知人。欲使人。使貪使詐使過。使貪使詐。智也。使過。仁也。使人以器。道也。夫理布帛者。直其經而徐緯之。良醫按病用藥物。而以意消息。樹表者。木直而從無曲影。政以治民。不為民。非政也。政者正也。不正不可以為政

天涯亭記

天有涯乎。其無涯乎。以為有涯也。京師而之列國。華夏而之蠻夷。要荒之外。放乎四海。極之黑水綠洋之險遠。沃焦之恢誕。三神山之縹緲。如是焉止矣。若跨滄溟而登彼岸。窮彼岸而更遊。無極則未或一及之。以為無涯也。先儒謂水環地而包於天外。有罡氣以固之。亦如是焉止矣。若罡氣之外。是否別有天地。抑渾渾淪淪。作何境界。何所底止乎。嘗為渺思極慮以求之。究不知窮乎其極之外。竟何所極而際於無際

也。茲乙卯夏。代庖欽州。城之外。面大海。有亭屹然。額曰天涯。州人祀蘇長公其內。以予之視長公。殆亦一漚一沚之望洋而返乎。長公之恢奇肆、無所不及。而獨於談天之口。喋若期艾。是身在天涯亭中。而於天之有涯乎無涯乎。且未敢知之。而於他人也何有。蓋粵之距京師。萬里而遙。粵之遙極乎欽。而止州之南瀕溟海。州之西界交夷。故士之仕者。至於粵。極乎欽。遂覺嶺嶠炎鄉。不啻天之至斯而盡也。於是以所見為涯。而以所圍為有涯。顧我人躬逢　國家極盛之際。聲教所訖。無遠弗屆。南來之梯航而術。重譯而朝者。各從其道之所便。由彼彈丸放舟海面。駭涉鯨波。入吾欽境一旦以飛頭犁面詭形異狀之族。乍近我衣冠。初瞻我文物。方爽然而驚。洒然而悅。殆若撥霧睹天。而快覩其光華然者。是吾欽適南天之第一境也。而何以為天之涯。予初至而惘然疑。既而憬然悟。退而傚庾岳之意。書　天顏咫尺之額。栱置堂中。朝夕目怵心惕。而以此與天涯一亭相折衷焉。庶凜乎見天威之赫濯。天恩之浩蕩。而勿敢自委為邊徼之遠吏也。若夫躋高望遠。雪浪排空。南眺龍門。西覘馬柱。詠懷見志。即境生情。昔之遊斯亭者備矣。又何事摭鄒衍之殘瀋。而令髯蘇笑我為。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二

唐中宗正統說

左冕

嗣聖元年甲申。唐中宗即位之始年也。二月廢為廬陵王。同日別立豫王旦。四月遷帝於房州。九月立廟稱武氏。據竊神器賊滅宗盟。此敬業之檄。賓王之詞。所以不得不為李氏痛哭而告於天下也。後世歐陽子為唐書備著其惡。因其改元而書曰光宅。因其改號而又書曰周。據事直陳。而善惡見。亦春秋之旨也。豈有過乎哉。曰有過也。自有天地以來。三綱九法。一名而已矣。名之所先。國與天下一正統而已矣。顧正統之義。所關繫於人心世教。匪淺鮮也。歐陽子不以特筆維之。而任其遷之改之立之以之。官之爵之貶之殺之焉。此正有違於春秋之旨爾。然則何以維之。曰若范氏乃有以維之也。曰范氏不違春秋之旨乎。曰然也。蓋春秋以正名為重。范氏以春秋為主。其曰嗣聖元年者。即曰春王正月也。此識此膽。足冠千古。他如曰太后立武氏七廟者。即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禚之義也。曰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者。即宋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之義也。曰遷帝於房州。又遷於均州者。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之義也。曰帝遷東都。帝復位者。即公在乾侯。公至自乾侯之義也。事迹不同。斷引殊合。二十一年之內。天命帝祚。正正堂堂。雖有缺微。其不為武氏竊也亦明矣。此

范氏之力也曰然則范氏能以子奪母乎曰范氏豈以子奪母直以君討賊也蓋高祖太宗拮据將恭奄有關中之基垂祚三四代武氏一專政柄遂蕩然舉國而畔之非中宗之母是中宗之仇皇天后土所共鑒之而四海臣民所共擊之者也倘并以高宗所立之子之位號年月更用一筆刪去人類如不絕又於何為訓耶夫嗣聖紀元雖虛名也誠實義也武后專而中宗在誰謂李家之無人高后制而惠帝崩奈非劉氏者不王漢唐之號昭於日月二嫗之毒污於腥羶凡皆繇於此也而不但此也呂端之捲簾下拜忠毅之移宮屢疏同一意也此以君討賊之法范氏行之范氏主春秋之明效大驗也曰春秋書陳災亦即此旨夫曰然然則歐陽子誠有過也歟

遊巖龍記

琴溪左五里有山名曰巖礲古以洞之明邃為巖礲後近溪羅先生書巖龍二大字於洞口之寺壁故曰龍或者礲其由龍乎蓋茲山高僅廿餘仞西向陡壁垂下下有洞洞基與周道平等無層級上下橫列如五楹大廳深如之砂石為屏屏後仍有小徑甚幽莫知所止高可三四丈中有三漩如轎蓋特員赬色嵌鵝子石堂有鐵佛端坐亦不知其為何代蹟也嗚呼其造化之巧耶抑非耶觀右角之上石平臺鱗牙爪跡其界於龍耶不然何以不似他洞之巨石凌虛橫直架成耶吾因之而有疑矣洞

之開敞如宇。以為天成。則在上之螺漩何以酷似人為。以為龍潛於此。而乘水以浴成之。則四五丈之深水。又不見於志傳。此必有道焉而未得精於格物者以喻我耳。雖然洞者通也。必有物以通之也。蓋造物俾之虛靈。得健行不息者以致之。乃始亢爽軒朗也。近溪先生為大書龍字。而去其谷之在傍者。能知此義。未可知也。且洞之左偏巖下。有深潭長橫而潤。寒冽逼人。在淵之躍。當無疑矣。其勝景不盡述。洞前有古寺。寺壁書法詩句頗多。一徑去數武。臨小溪。溪環如帶。內有蚌出美珠。人常得之。西有竹浦千餘頃。不下渭濱焉。瑤瑛以為仙境。誠不虛語云。故記之。

忠質文論

魯曾煜

聖人之所御者也而動於世者謂之運世運者一質一文或損或益傳曰王者質法天文法地質先文後本末陰陽之義也忠也者天地之心貫乎文質之中而文質之所重倚以不壞質而不忠其失也瀉文而不忠其失也僞聖人覘世之所赴焉且不言而同然焉於是順其將動之勢而陰持其可升可降而不可敝之柄是故質可也文亦可也質文而不忠不可也然則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其說亦有據歟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知虞夏殷周惟以質文遞嬗質極而文文勝而質若春秋冬夏之有寒燠若日月之代明於晝夜而不息人不變忠亦不變故於夏而曰近人而忠焉又於周而曰近人而忠焉豈專繫之夏哉自漢以後樹論彌疇其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董仲舒也其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者司馬遷也至晉陸機復衍其說以策貢士宋蘇洵易忠敬文直曰忠質文而書論幾策迭伸厥指噫是皆盭於孔子之言矣孔子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復謂用禮樂則從先進夫禮樂者所以布文質之具忠者所以植禮樂之本舍禮樂則不能飾文質矣舍忠則欲行禮樂而必有所閡矣故忠非特一朝之尚

也。

屠岸賈論

屠岸賈為司寇。執法之官也。趙盾弒君之賊也。法莫急於亂臣賊子。屠岸賈不誅趙盾。則法不行。且不誅趙盾。則君臣之大倫遂廢。吾故謂屠岸賈能行春秋之律也。且夫盾立靈公。非盾心也。方襄公卒。盾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及穆嬴日夜啼泣。頓首誚盾。盾遂立靈公。發兵拒所迎襄公弟於秦者。嗚呼。盾固視其君若嬰兒。玩弄股掌之日久矣。及靈公立無道。盾驟諫不聽。然靈雖昏。不可謂非君。盾雖仁能得士。不可謂非靈公之臣。乃靈公欲殺之。盾輒逃之。趙穿徐起而弒之。春秋特書曰。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而趙盾首惡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屠岸賈者。素有寵於靈。與盾比肩而事。吾意靈公未必不陰屬以誅盾事。但身未為司寇。義不敢也。及盾弒靈。吾知屠岸賈必造然涕泣。寢苫枕干。以椹仇人之胸。然身未為司寇。又義不敢也。盾惡不正。其心不捨。一旦掌邦憲。討奸究天實命。以誅盾。故急治靈公之賊。以致盾。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爰書既具。韓厥沮焉。不聽。遂攻殺之。嗚呼。春秋之義。如日月星辰之明。於天垂萬世而無所惑。然其不告景公而誅之。何也。曰。勢不行也。景公者。成公之子。成公者。襄公之

弟彼方德盾之立己而神明事之且朔又娶成公之姊其必不肯滅趙宗也明矣屠岸賈以為吾告於君君不報是法不行臨君不義吾受擅殺之咎而法信是過則歸己雖死如飴是故趙孤既立屠岸賈及其族人駢首受戮夫固所欲有甚於生也不然豈不能脫哉衰世以史筆治天下桃園之難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齊莊公之難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然屠岸賈誅趙氏能執大義死其官豈齊慶封盧蒲嫳可同語哉吾故謂屠岸賈能行春秋之律者也

補過秦論

秦之罪莫大於滅周而滅六國次之特怪賈生過秦獨遺其大也史記周本紀云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然則莊襄之罪浮於始皇矣夫莊襄之世周鼎入秦凡七年王赧既亡何罪而復奪其七邑遷之陽人聚此莊襄之甚也吾嘗謂東西二周其君猶中主之才可輔以盛衰非有亡國之禍如桀紂者也西周君與諸侯合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伐秦秦使將軍摎攻之東周君謀秦秦使將軍呂不韋誅之夫二周伐秦猶是大司馬九伐之瀆以上征下之義秦敢虜其君攫其重器收其土地人民自三代以降有若是之裂名義而恣吞噬者其亦尠矣即有桀紂之惡聖人不得已而定之以兵然猶自以其德為慚義士猶不食其土之毛何者

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不可以倒置也是莊襄之罪其必不恕於春秋之法可知假使爲莊襄者奉周守府主以號令諸侯則必不煩兵革而六國服即有不服其攻之也有名而其取之也甚易何也當時韓既入朝魏亦舉國聽令諸侯震慴眩惑莫不甘心臣僕而願帝秦特以名號不順進退不果魯仲連一介之士猶思蹈海而死況交有稱王之名者耶若其挾共主之權行桓文之業諸侯奔走恐後其折而入秦也必不待二十餘年之久而始皇之世亦終致一統而有天下奈何蔑義黷武先滅二周次及六國斬首之衆自石門之戰至赧亡之歲其見於史冊可考者蓋百四十餘萬自赧亡之歲訖兼幷之日史傳不載首虜之數又莫得而數也嗚呼上帝好生天不祚逆非莊襄啟之而孰啟之吾嘗謂莊襄又嬴氏之罪人也蠱人之妾以呂易嬴方絕姬氏之祀而不知嬴氏之祀先斬方滅二周以吞六國而不知父與其身俱速酖於不章之手畜一狠戾恣睢之始皇毒螫天下而國之社稷亦從之嗚呼何其極哉漢興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號曰周子南君而賈生過秦方罪始皇罪二世罪子嬰獨不及莊襄且曰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嗚呼無父無君之賊而曰享國無事哉

項羽不都關中論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漢元年十月。沛公兵入武關。十二月。項羽兵入函谷關。當是時。羽力足以都關中也。羽不都關中。坐失形勢。然羽後入關三月其不都關中。如約也。尊懷王命也。崇信絀力。說之都者為非。然則令沛公都關中歟。曰。何可令沛公都關中也。沛公入秦。行寬大政。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食獻饗軍士。佐以張良蕭何韓信樊噲之謀勇。其勢得天下且無疑。封沛公以關中。是猶阻升極者而予之以階梯也。雖愚夫亦難之。然則勢且奈何。曰天下有力有信有權。有取天下之力而無信。則民疑。有取天下之力與信而無權。則事垂成而輒敗。夫沛公之得天下。非直關中也。為義帝發喪也。彼知力之莫能尚。而植其信與權。是以能據勝算而攬得全之局。故為羽計。莫若奉懷王都關中。何則。關中者帝王之舊都也。懷王者諸侯之共主也。以策數論。則如約重。以扶義論。則君臣尤重。羽誠惡負約而勢又有所甚忌。破其所忌。莫若孚號諸侯。風曉沛公。即使人迎懷王西入關。率諸侯王奉上皇帝璽符。尊以義帝之號而都之。沛公必弗敢不從。其不從則誅之。其從之。然後因其思歸之衆而東徙封之。沛公雖智。其何術以釣天下。然則羽宜何都。曰都洛陽。洛陽者關中之喉。天下之脊。義帝都關中。羽復都洛陽。有犄角之勢。有翼戴之名。急則羽可挾義帝以制諸侯。緩則義帝亦不能貳於羽。天下不歸羽將安歸之。今計不出此。謂

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爲漢中王嗚呼其闇於計畫也亦甚矣巴蜀險固咸陽尾閭是以秦弗滅蜀而司馬錯以爲憂王沛公巴蜀僅令亡國大夫距塞其衝是猶勇夫喑嗚而前一童子揮手以闔之也豈不悖哉故羽之失不在不都關中而在不奉義帝都關中不但不都而已且陰令擊殺義帝江中資沛公以誅暴鋤亂之名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濬浙西南湖議

南湖之界東並安樂山西距洞霄宮南抵雙白而北苕溪屬餘杭縣治漢熹平間邑令陳渾之所闢也其周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上下二湖各廣三十餘里凡水之出自天目注苕溪下灌浙西三大郡於是焉委之若湖壞水勢建瓴衝突而下錢塘安樂鄉十有六里之民先受其殃而浸及杭郡次及嘉郡終及湖郡以爲壑田廬漂沒人民魚鼈東南命脈於是乎臧戚不能舒矣曾煜嘗攷是湖之興廢不一大約其興也以循吏其廢也以奸民自漢而唐而宋元明得之陳善南湖攷及　本朝邵學士遠平南湖議可僂指悉數也今議者曰農盜湖久奈何曾煜應之曰請佃業孰若宋蔡京襄邑令楊時拒之矣度今農力不敵京而今奚不以時自處也議者又曰勢家主之奈何曾煜應之曰明戚畹邵氏嘗主之矣水利御史黃光昇劾焉今上官豈直黃

光昇哉議者又曰隄且壞計築費重曾煜應之曰唐令歸非誓死築隄何人也議者又曰滾壩高低勢且聚訟曾煜應之曰高則東南利而西北憂低反是前明耆民費錢洪等請增三尺仍遵水利御史所定蓋其舊制尺寸不可踰也然奸胥又以稅為解是又未審自漢以來派其額輸入各邑田賦久矣夫是湖之利利在貯水不利在洩水貯之也貴寬故不宜狹貯之也貴深故不宜淺濬湖之土即以築塘歷代所入務著是土甃以巨石牝牡交錯界植石碑大書深刻馬澗水灘化灣諸塘全湖之楗尤貴內外深塹水蓄蓄則湖不涸湖不涸則豪民不得踞以為田而弊不叢夫豈不知圩田之為利大哉但十家而止爾百家而止爾其大小多寡之數必有所權也又豈不知發端之難哉但勞者在一時而逸者在百世亦為之而已矣然而明其當濬而卒不濬者何也是在曾鞏之序鑑湖也

忠烈魯公墓誌銘

當吳三桂反吾宗元長公死其官事聞

天子賜祭葬官其一子嗚呼烈哉公諱仁圻元長其號也系出宋參知政事肅簡公南渡遷越之餘姚復遷會稽魯家溇郡倅某公之父也公好讀經尤邃春秋學能爲上左右射補博士弟子員順治辛丑入都興安總兵官喻明簡能知公者挾之入秦

遂以百夫長隸戲下。明簡去代之者王懷忠。又能知公者。授漢鳳營千夫長。康熙十三年。滇黔既叛。秦隴大震。征南將軍穆占。圖場大閱。公慷慨力請討賊。將軍壯之。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又能知公者。賜之首鎧魚甲太乙之刀。將任以南征。未及發。是年冬十二月。會漢鳳營將蘇興叛附吳三桂。將襲殺詗賊筆帖式布爾格以滅口。公憤甚。度倉猝未能制賊。輒衣朝服北面再拜。慟哭戀父遺像。祭且告。入訣妻子。出上馬馳叩興營。氣發於面。力爭毋殺布爾格。狀興大怒。縛公。急牽之斫頭。公大罵賊死為是月之十五日。嗚呼。死生亦大矣。雖然。人各有死。唯公能獲死所也。夫春秋之義莫大於討賊。令公須臾毋死。帥師入蜀。轉戰湖南。扼賊衡。戰而勝。功莫大焉。戰而不勝。死必大創賊。死亦烈。而厪死蘇興手。為可惜也。雖然。三逆方張。當時大臣能死賊者。惟范公承謨甘公文焜朱公國治。其能擊賊者。則有哈公占。蔡公毓榮李公之芳。然史美擊賊者。又何敢輕死賊者。則公之死可以不恨矣。公既死。莫敢收其尸。先是公畜一犬甚馴。犬護尸傍。終不去。尸僵於雪。飛鴉集啄。犬輒咋逐之。故吏梁玉收而葬焉。妻孔氏。妾蔣氏。被掠死。子世泰亦死。世德陷賊中。公友袁豹以財贖歸。其弟仁城以公歸葬於會稽之品字山。公有春秋評解傳於世。并銘之。銘曰。

烈烈我公。死而不死。死而不死。其不死而死者。盡視此。

蘭雪堂遺藁序　　蔣恭棐

蘭雪堂遺稾十四卷里中高材生王君廷鉞哀其曾大父故少司寇元珠先生所作藏於家屬恭棐序竊嘗觀明季禍亂之棘始於君子小人之爭小人之勝君子既其常矣猶未也假手婦寺以斬艾之繼之以盜賊然後海内善人正士之徒黨消亡澌滅無復厪有存者而宗社隨之彼婦寺盜賊鴟張豨突之時若有物憑焉而非其所自為也然則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庸非萬世有國家者興敗之龜鑑歟先生熹宗朝號東林渠魁首擊客魏屢救言事得罪者幾蹈不測愍帝即位召起謫藉天下想望風采而一二僉壬倖漏誅殛之網者復百計擠抑俾束手俛首以去至於鼎邑遷改僅以一死不負所學嗚呼是婦寺雖除而不除盜賊未熾而已熾也誰秉國成伏讀二徐先生傳序所指斥有不為之歎息痛恨者歟先生初遘璫難得禍幸不如周忠介之烈而矢志殉國卒從徐文靖之後吾鄉前賢聲實克副如此以視少壯氣盛叫呶黨人之中白首決裂者何如也夫君子尚不能無偽況小人則又何所不至歟先生所以不朽者固已與日月爭光文章特其餘事然使後生得因片言隻字以想見其為人是編之所留遺詎小小歟恭棐鄉里後進讀先生之書論其世有餘悲焉承廷鉞命倘幸挂名末簡其敢固辭攷先生家傳愍帝末黃希憲撫吳疏起地方人

亦時先高祖憲副公忭武陵自天津謫歸與先生同在薦中章櫝寢閣汗簡隱翳宗老無能言其事者而廷鉞撏羅舊聞具誌本末百世而下知逐臣遺老未嘗不屏營彷徨思備殘棋之一著而非怨懟於君父前賢心事豈不以為之後者而益章歟序遺棠竟牽連及之蓋於廷鉞有深愧也

彭止庵先生祠堂碑 代

康熙五十八年長洲縣翰林院侍講彭止庵先生以疾卒於家又二年蘇之人士相與追放模楷愾想典刑請祀先生於學宮又一年先生嗣君正乾等始建先生專祠於長洲縣學先聖廟之東偏明年遺書京師屬余文其麗牲之石余夙仰慕先生及官於蘇辱先生嘗過從得聞先生講學之大指而親挹其道德之光容余被訐頌繫維揚先生襆被過視余詣即訊所欲為吳民請留余時甚念余者耽耽虎視弗顧也余既蒙　恩復任卿貳與先生積不相聞先生之沒余蓋焉心傷顧末由致一辭於先生故於其嗣君之請誼不獲辭先生諱定求字勤止止庵其自號也世居蘇之長洲康熙丙辰舉會試第一廷對復以第一人及第由修撰擢國子監司業晉侍講先生之考仁簡先生號吳中醇儒先生少承庭訓耳濡目染於有宋諸子之遺書潛心而默識之於近世儒者尤得力於王文成高忠憲二公其學以不欺為本以踐行為要

體認真切洞見太原故其為人志氣清明德性堅定富貴榮利不足以動其心阨窮患難不足以搖其守蓋擬之前哲羅念菴湛甘泉庶幾髣髴駑鈍如余殆無以窺其所蘊之深也早登大魁遭際　聖世迴翔館閣可坐致膴仕而先生年未及艾引疾歸里杜門謝客耽味儒道其於天理人欲之介辨之灼然而力行以蘄至乎聖賢之域日有孳孳不暇外慕視世之榮華小成者直糞壤矣

聖祖南巡召起校勘書局於揚州是時先生門人方秉銓政亟引先生請得一紙牒部即照現任推陞同事者爭勸之先生訖不應也其難進易退如此居里中以綱常名教為己任遇公正發憤侃侃不少婉婀人皆嚴憚之至於表章先賢汲引後進則又惓惓唯恐其力之有不逮常補衣蔬食蕭然約素或有以服飾輿馬儀從銜耀者望見先生率搖手避去此余之所及知也故因記先生之祠而論著之其他具先生門人王編修喆生所撰行狀中不復述後之聞先生之風者其亦將頑者廉懦者有立矣乎長洲縣學頹壞數十年先生通籍後倡以己財號呼勸募凡二十餘年而後潰於成以故卜先生之祠僉曰必於學祠之成依於宮牆既碩且安仰殿堂之崇閎俯泮池之幽潔先生之靈陟降於斯宜有徘徊不能去者矣乃為迎享送神之辭俾歲執事祠下者歌以祀先生其辭曰

傳說之星兮凝精。湖厥生兮應文明。學追餘姚兮本以誠。決金矢兮佩玉珩。上帝命之居蓬瀛。駟赤虯兮翔太清。翩然下來兮思故城。吳之山兮環翠。封之水兮折瑱。孫嘗千禩兮依類。巒望閶闔兮指層雲。靈不少留兮迴城闉。庭齋色兮草薰。壤綠波兮沄沄渚。清風兮蘭芷芬。長樹表兮坊吳人。

孝正姜先生傳

姜先生寓節。字奉世。其先萊陽人。父行人司行人貞文先生埰。明愍帝末。先生大父忠肅公死萊難。母孫孺人亦遇害。貞文伯兄給諫貞毅先生方以言事得罪下詔獄。貞文上書請代兄。繫釋兄歸。不許。乃棄官奔喪萊。新被兵。間攜先生僑居吳。既而貞毅謫戍宣城。會明亡。遂留止吳。阮大鋮用事金陵。修舊怨。跡貞文所在。欲甘心焉。於是避匿浙東山中。久然後歸。感憤成疾。卒。先生年十二。遭父喪如成人。事繼母傅孺人謹。病刲股肉以療。比劇。涕唾胥親啜之。初貞毅卒。葬戍所。長子留守墓。獨仲子與先生家於吳。友愛甚至。仲子以文辭著名。而先生篤行義。深潛弗曜。其所常與往來。類遺民宿學。遁世高尚之士。居家動止以禮。日夙興謁祠堂上香。出外雖經宿必告。所從師沒。繪像旁室。事之終其身。徐先生枋。詹事文靖公子。文靖殉國後。隱澗上。時絕粮。先生以貞文會試出文靖門。又雅重徐先生。月必致米粟。徐先生性尤介。先生

饋之則受遇空乏其家人或徑從先生所取給焉甯都曾傳燦先生友也客燕死其妾與所生子女在吳先生割宅處之俾女各得所歸而子知學閱數年其嫡母兄自甯都以魏季子禮書來迎始遣歸聞者難之好施與不治生產散其貲數千金自厭粗糲意豁如也讀書嗜史記及唐白居易詩不輕著述蓋謹慎其天性云嘗一歸故里值 新令覈明舊臣之他徙者族人慮禍及迫之就試補博士弟子旋棄去還隱吳市卒年五十八遺命以布衣布冠殮吳人悼先生之歿私謚曰孝正先生為人直諒和易貞不絕俗自以家世忠義暴著唯其身非克負荷是懼惴惴乎有小雅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思焉余自少聞鄉里老輩相與推服先生無異辭及與先生季子本渭交出張徵士雲章楊編修繩武所為碣銘謚議示予則知之益詳乃稍采次為孝正姜先生傳以竢志獨行者有所考焉

黃位思先生傳

黃先生師瓊字顧宏號位思先世有功明初封蘇州衛指揮千戶七世祖省曾六世祖姬水明史皆有傳王父袞沖尚棲靜里中彭侍講定求雅重之父庭康熙乙卯科舉人先生少補郡學諸生康熙壬午舉本省鄉試壬辰成進士以便養乞教授除徽州府學丁母憂歸連丁父憂服除補鎮江府學俸滿陞授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知縣

先生自為童子時侍王父疾謹疾瘳扶掖左右十年既仕迎父母致學舍共養潔白
父好遊山水徧招其地耆舊相與登臨賦詩嘗命工圖畫以娛其意或有所施與齎
俸不足輒典衣裘以給間憶故里一二親知即走書邀至盤桓浹旬日厚贈遺之比
哭母一昔鬚髮頓白嘗葬涉雨雪得寒嗽疾終其身友愛其弟甚至弟性跅弛每婉
曲勸導不聽則引咎自責親歿遺產悉推與弟已盡廢去迺損衣食延師教其子女
又代償所負兩為弟卜居復不能守遂割宅處之在徽學十二年刻苦自勵徽俗富
家有吉凶事幸校官至其門以為榮其請謝頗豐先生概拒弗往郡守郭晉熙見爨
火不繼餽斛米卻不受慨學宮頹壞寓書囑家中田以興役徽人為之感動爭先輸
助工成規制甲佗郡其教士以孝悌為本以窮經為要以諸史宋儒書為證間五日
一講課從學者恒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別築室以待之於諸生之貧廢業者廩而
教之以事夏楚者反覆開曉之使知悛改其非罪挂案牘者立解之休甯查澤鯤觸
怒縣令誣之守守逮之株連士十四人胥羈候先生詣守白冤狀不允竟縱遣之抱
印請劾守悟澤鯤及十四人皆獲免及先生歸里澤鯤來謁餉家釀數升發之白金
也亟呼攜去不復與相見補任鎮江未至徽士備屋願受業者已雲集鎮學有日晶
山久為旗軍牧馬地蹂躪講堂無敢言者先生請於將軍治馬主罪禁勿許脫丹徒

顧然於厄。救丹陽湯懋出獄。即領鄉薦。其為令裁革鹽規銀數千兩。汰里長保差。爬搔疾病。晝夜不休。積勞嗽疾發以卒。乾隆七年五月廿九日也。年六十有四。柩歸日。民人緣道哭奠。百餘里不絕。先是去徽州鎮江兩郡。士遮送。多依依不忍舍者。先生家雖貧。其所至得士民心如此。亦可以不憾矣。先生三子。大椿袞皆舉人。大椿前卒。中理府學廩膳生。余按袞所撰事狀。畧為先生傳。以備　國史儒林循吏之錄。庶無愧辭。

老史氏曰。昔安定胡文昭公教授蘇湖。遠近士爭師之。其後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材之盛。幾邁漢唐。蓋經義治事之條目。猶有三代德行道藝之遺焉。近世士不嚴師。為之師者亦苟以備位而已。吾蘇前此惟陸先生在新授松江。號能造士。睢州湯尚書斌撫吳。薦擢知廬陵縣以卒。而先生繼之。何其難也。惜乎兩先生者。皆不得為太學師。而黃先生并未有如湯公者舉之。以勵他學官。則余之論而著之。獨可已夫。

去劉河七浦新閘議

沈起元

劉河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湖受宣歙杭湖之水而分洩於三江以入海自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澱山由小漕大漲而入海者曰東江自龎山經安定青浦而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而東經崑山抵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入海者曰婁江迨後東江吳淞江湮塞不通其水皆從劉河入海於是三江之水皆會於劉河而劉河遂獨為東南尾閭通塞所關不止在一州而州之西南半壁土田尤於是乎賴河向寬二十餘丈元明海運道焉高舸巨艘連檣上下今未百年而河面之存者僅五六丈議者咸咎天妃宮之閘束水勢而緩潮汐以致停淤方恨未能去之不意康熙五十四年又有六渡橋之閘而河道日以湮矣天下建閘之處大抵因上流高峻水迅易竭故建閘以時蓄洩未有於平水而用閘者吳地水平故號平江路自常而東則又平矣自蘇而東則又平矣何事於閘當事者但知閘之功妙於蓄洩而不計平水之無所為蓄洩也何也地形本平非有建瓴之勢當雨暘時若則江水之出不憂竭海潮之入不慮溢若霖雨兼旬則出者但取其迅速水自出無待於閘之洩若彌月亢旱則入者但求其滂沛潮不至閘亦無所蓄求閘之用不得也昔有平水而用閘者則又有說宋大夫郟亶為婁人以精水利

為名臣其言曰浦口大者置閘斗以備蓄洩其子喬上水利議亦云浦口不置閘堰賺入潮沙遂致浦塞范文正公有云新導之浦設閘以禦海潮使沙不得壅是諸言閘堰者皆為支河之通潮者言之非為幹河言之也支河之潮可禦幹河之潮亦可禦乎不以之禦將以之蓄昔人方欲禦潮於外今反可蓄潮於內乎明於閘之所用即可知閘之所不用矣故明州人張櫝熟水利其論閘堰也曰吾太倉除劉河七浦海潮所不能壅遏者不必用閘誠至論也今請言新閘之害今之海潮既以河道隘而僅通細流至六渡橋而去海已遠潮力已微又束之以閘則來者愈微退者愈緩水緩則沙停沙停即淤所以建閘之時亦曾開濬不數年而隻舸不通以致濱海田畝旱救無從膏腴之產行化為石田槁壤其害一也且近歲但見旱之為患耳萬一大水為災河道既微復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東南列郡之水將盡歸劉河而爭出於丈餘之水門其勢必洩瀉不及則汎濫漂沒之患吾州先受之而一郡咸被焉其害二也且今尚存河道耳閘不去則河必盡塞計一日停沙一錢許厚三歲則千錢之厚可轉眼而成平陸夫婁江閉而江南水旱之患尚何所底乎若十年五年一濬工費動以萬計或郡國帑或用民財將公私交病而旋濬旋塞卒無成功其害三也自宋以來吳中水利首重婁江元明向設淘河夫役隨潮之落汰沙使出今不使淘

之汰之不思復河故形而又東之以閘天妃宮一閘之不已又益之以新閘噫是何速求其湮耶明張儀部采修州志其言水利有禁中流横截蟹斷致泥沙留淀一則夫閘之東水而留淀不有萬倍於斷者乎閘以啟閉自建閘以來原未嘗一日啟閉亦可見斷無事於啟閉而閘為虛設以虛名而受實害吾不知其何取也嘗聞之水濱居民欲灘之西漲横一木於西岸則壁衝於東而西漲欲東漲亦然今閘兩旁石堰其為横木亦大矣宜兩岸灘漲驟為溝渠也去之不宜急乎其與六渡橋並建者又有七浦之閘七浦亦名戚浦在州東北西承巴城湖之水自鹽鐵下通楊林塘至花浦口入海州中北條大水皆於是乎出州之東北半壁土田於是乎賴新閘之害與劉河正同而七浦閘去海為近潮大則阻於閘而閘外之田受其汎濫潮小則阻於閘而閘內之田無從戽救自二閘建而一州之水利將絕士民皇皇求去者數年於茲而不得一大君子主持其事今幸遇焉所以求去之亟也或者謂當日督撫大臣議請行之今何敢議去夫事第論其利害與否耳苟其有利雖閭胥之故智不可棄也苟其有害先聖之成法有不可行於今日者今之去閘於東南利害為大於吾州為急於　國家舉措直細事耳天下事創建難革除猶易夏忠靖之開吳淞周文襄之開顧浦功在生民今以一入告之煩而為地方世世之利君子必不吝此也或

者曰閘固宜去如前之議建者何夫前人之誤後人正宜救正當議建之時後患未形無論督撫大臣不習水土者不能計及即居其土而非熟精水利者不能預知知之未能言言之無徵也前人未見其害而為之後人見其害而去之前人固未為受過也即受過矣而惜一二人之受過而不顧百姓世世之害賢者所不忍近之治病者三五相結一醫誤藥更一醫至羣坐視病者之死而不肯更方易劑曰恐形前人之短也彼夫徇情瞻顧視國計民生如楚越之不相關者何以異是蘇明允曰君子之為政與其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患古人為百姓且欲改上之令何舊令尹之政而重改之今幸得大賢在位其愛民之心本於實學發於至誠而又為

聖天子之所委任不及此時而亟亟議去更何時乎謹議

督運圖序

國家倉儲仰給東南而江南幾當其半歲漕米二百餘萬船三千餘艘自江涉淮而河而中河而八閘以抵臨清然後北達通州其間風狂波駛閘溜陡阻一不戒則有覆溺破漏之患運丁多狡獪舵工篙師率游手無籍稍不戢則騷擾居民或以眾而鬨邊河縴夫乘急索厚直不遂則鬨而散甚者連羣鬬毆至譁不可詰雍正二年部

臣議令江安蘇松二道歲更督至臨清以重其責於是王君泌任江安之明年適承是役歸作督運圖紀王事也以余實在行屬為之序是役也每三月杪度淮盡五月抵臨清適當伏暑前此督運者乘高舸先漕舟而前選勝而泊招涼嘯飲至臨清而歸餘無所問君自清江浦北行每至險溜陡閘則停舟坐赤日中指揮策其惰節其緩急與運丁舟子縴夫參錯旁午於岸左雖風發塵起衣緇面垢脣焦吻燥不少息各船盡過險乃更前行而上下八閘測水淺深酌啟閉皆津吏所不能及六千餘艘官弁丁役帖然怡然向所為覆溺破漏之患鬬毆騷擾之習絕不復聞余於是歎人臣之勞於王事者使盡如君亦何事不治然天下之患固在於廢弛苟且君既不肯為而世之急功名者則又一以操切從事厲威嚴奴虜寇仇其下束縛之鞭撻之盡其力猶不止一時聲稱赫然以為能而實未嘗體事而究其曲折也若是者君又不忍為甯勞其身而必以誠御其下豈不難哉君嘗為湖北糧道矣湖北運丁尤號難治君至為剔其蠹去所苦開諭款款如家人父子丁役奉君教舟行數千里無敢取民家菜一本者今為江安亦然故各丁相戒守約束以得君杖為恥噫嘻未有至誠而不動者信如是夫君再任糧儲所專治者特運丁耳使為大吏以撫循喣咻其民不事束縛鞭撻而事已立民已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庶再見之君乎君素能

詩。詩格得之盛唐是行也每指揮既畢浣塵垢漱脣吻則攤卷高吟當風帆翼張如雲徹空邪許之聲傳數百里所過垂楊夾岸秀麥連隴疏村小聚田夫野老熙熙藹藹君於是時睹舟航之整肅驗人情之踴躍對景物之融和掀髯賦詩聲出金石又悠然不知嚮者叫呼督率之為勞矣今所圖即君吟咏之境也圖其逸不敢圖其勞也然余固同行者也因述其圖所不及者而為之序。

惠濟河碑記 代

豫之水患自河奪汴始蓋水之發源於豫者淮為大歸淮之水汴為大汴固挾眾流以入淮者汴治則梁宋陳蔡許鄭之水皆治元至元間河奪汴故道汴遂湮即今浚儀渠乾河涯皆其蹟元臣賈魯濬汴自中牟經祥符而東滙溢河歷陳州境入江南潁上以達於淮汴得入淮賴此人戴魯功故名河為賈魯河至今河日淺窄水驟輒溢乾隆四年夏秋大雨開歸陳許六十餘州縣為巨浸橫流下奔及江南之潁亳長淮衛漂民田廬甚多前巡撫尹公具以聞

皇上既重發倉穀帑金以賑災民復念致災之由 特命巡撫尹總河白布政使朱度全豫水利使原委疏暢毋致泛濫又奉 旨入淮之水道經江南恐下流人情阻撓命江南水利大臣共議之蓋 九重之上千里外如在几席形勢情偽無不

睿照為豫省計甚至於是尹公白公悉心籌議委管河道胡紹芬度地相川議以開歸陳許數十州縣水患非分賈魯河以析其流不能一勞而永逸也請於中牟西賈魯河北岸別疏一河導入祥符之淺兒河接濬至高家樓使乾河涯水入焉又東滙於沙河循古汴蔡河入渦故道湮者瀹之淺者深之又東過陳留杞縣經睢州之挑河柘城之永利溝淮甯鹿邑之老黃河抵安家溜以入渦而歸淮則賈魯河水勢得減而潁河各州縣潦水有歸兒旁溢商船亦可直抵汴梁不惟袪水患兼可收水之利尹公上其議　制曰可方議舉行尹公遷內余奉　命來撫是邦冬十月涖止沮洳載道諮訪屬吏父老知是舉至要方議春和舉行而江南有異論乃復移會南省大吏水利使者汪公德公按圖履勘僉曰是誠於河南有益於江南亦無所患濬之便覆　奏得報乃興工河廣十丈深一丈為率長六萬五千一百九十四丈出土為堰堰為涵洞以宣田間潦水建閘於中牟分疏口門視賈魯河盈縮為啟閉高其底二尺使賈魯河水常留二尺以下以利舟楫為橋三十六以便行旅凡土以方計者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二百有奇計帑金一十一萬五千七百有奇自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告竣吏不辭疼直無侵漁丁夫踴躍既成開閘進水暢流而下仍議歲動帑金四千於農隙疏浚以杜淤澱潁河州縣從此可永無水患士庶歡呼籲謝

聖上澤我豫民世世無疆之福因請錫嘉名有　詔名惠濟河嘉名既錫偉績孔昭不可無記也自古患民之大莫如水利而成功之難則誠如　明詔所及者往往下流阻撓以致築室道旁績用弗成夫天下四瀆之水盡歸江南入海非以江南為壑也淮受百川汴與渦其一二耳自禹以來未之有改即汴失其道其橫流亦必漫入江南昨歲淮潁間可驗矣有河以分之力緩而軌順下流亦有利焉況茲惠濟河之水特分賈魯河之水賈魯河即汴水而非有他水乎特疏古汴蔡河入渦之故道而非創闢乎彼目睫之見者尚不免齟齬焉惑已是役也非江南諸大臣仰體
上意咸矢大公化畛域之見協謀僉同未易成此惠濟之功寔豫民之大慶矣

紀王烈婦事

烈婦湯氏寶山人適太倉王既逝子均湯居海濱為富民均入贅薄其貧不禮焉婦即與均辭去均授徒婦勤女紅以自給節脩脯奉舅姑雍正壬子七月大風海溢均夫婦被漂婦得登岸均死於水湯氏翁媼幸均死得更擇佳壻不復求均屍婦泣命其僮阿午曰汝為吾求不得屍吾有死耳午遍歷港汊三日夜從數百積屍中得之馳報婦被髮徒跣赴哭幾絕既棺殮湯氏欲火之婦不可均有所置田十二畝湯擬其十餘二畝婦埋均棺田畔塋守志時以粟易錢布陰餽舅姑次年遺腹生一女于

是湯氏日夜謀嫁之。十一月二十四日丙夜紿婦內戚某家相迎。婦覺之。則麻衣要絰抱其嬰遶塲而號。遠近驚起聚觀。無不歎息酸鼻。湯竟刼婦納肩輿中行。婦急以布自纏。周上下無隙。至嘉定某家哭不止。數人迭守之。一夕伺守者懈。遂自縊。湯氏逼婦行時。奪其嬰將碎諸石。阿午從旁奪得之。夜奔入城以歸既遜。既遜貧不能乳。謀於其戚顧行人玉停。行人令其妾育之。名之曰潮音。四歲痘殤。阿午者均家僮也。均死仍傭於湯。烈婦之死。獨午知之。湯切囑勿泄。既遜老瞶。亦謂女死於疫。午心實憤湯氏所為。念均夫婦僅留一孫女在。時入城至行人所省視。潮音至則抱而之既遜家或嬉他所而後去。潮音之殤也。阿午夜心動不能寐。若有促之入城者。清晨及門。則潮音已死。午痛哭極哀。曰。吾主人夫婦孝烈。乃天絕之若此耶。行人訝而詰之。午頓足嗚咽。具言婦死狀。且曰。烈婦棺尚在嘉定某家墓旁。午屢欲盜與主人合葬。舁者憚不敢行。行人曰。盜不可也。其鳴之官而歸之王乎。湯氏聞之。即密令某家大婦棺以滅迹。午詭稱湯使往視。斂其骨。以空罌易之。奔告行人。行人令以其骨與潮音同瘞於均墓。云。噫。湯固市儈。既薄貧壻。又因壻而致殺其女。何不仁甚哉。然以湯之翁媼而有是女。異矣。天之降才固有殊耶。非午則均屍不復得。非午則潮音亦不全。非午則烈婦之死遂無知之者。烈婦之骨亦不得與均同穴矣。其墓嬰兒。勇也。詭

收婦骨智也謂之義士可矣夫襁褓孫孩阿午出之死行人撫之天又夭之不為烈婦延一縷血脈又天道之不可知者可歎夫

成都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世宗憲皇帝御宇厲精為治重選守令間從翰林改授復慮科甲不足以盡天下才於下第舉子內擇其良且許同列得互保任復念天下才俊士必有抑伏不得與計偕者乃　詔諸郡守各舉有猷有為有守者一人無論出身以名聞於是吾友王小山以諸生被薦起家而引　見即授晉江劇縣則又自薦舉來小山一人而已君諱時翔字皐謨一字抱翼小山其號太倉州鎮洋縣人大父承爵明相國文肅公輩行也父玠字文叔號墅水以仲子時憲貴贈翰林院檢討墅水九子君行五君年十三始就傅一歲而通四書易詩書三經喜吟詩才俊逸傾里中老宿謂太白復生尋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博覽經史著書數萬言詩歌樂府流播遠邇再遊京師公卿皆折節願交然竟未得一遇君為人修潔視流俗若浼家素貧口不及鹽米在里與王蕙帶恪顧玉停陳坶及余四五人族子則秋涯遵度交最密時為文酒會高歌長嘯意致蕭然出塵壒外人競以文學風雅推余顧知君胸中磊磊有經濟略也雍正六年余守興化適奉　詔當薦士遂以君應顧玉停在署余謂曰小山意重詞館外吏

非其好也雖然以經術潤飾吏治惟此君優耳吾為　國家擇才不復計小山素志矣玉停亦然之既得晉江當是時
上方振飭閩省積玩盡易守令有司急自見務彊幹而諱慈祥而晉邑故險健好訟前令以英銳擊斷人至訟庭無不股栗郡守以為能君至則憮然曰此吾赤子也忍以盜賊視乎昨
聖訓命我實心愛民敢忘之於是一以寬和為治每聽訟既判決呼兩造前諄諭之令各釋憾對揖階下歡然而出訟日簡有負嵎者前令捕之不能得君命一老卒持票往諭立至觀風整俗使實應劉公按泉委鞫疑獄二十餘輒報可謂人曰晉江長者治事又何精敏也題其堂勤慎廉平以旌之鹽大使以緝私誣良移從君治君每察其冤立出之制府高公司鹽政心器之在晉不數月民德之如戴慈母而郡守弗之能也力掎之調政和民數千詣府乞留不得爭負斗米束薪鮭菜之屬置館門外出則牽衣號哭有流交平糶米六千石新令不受代邑中商漁船戶數百呼其眾曰王公飲晉江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虧折耶吾屬請分買納原價十日而事畢瀕行傾邑祖送渡萬安橋三十里不絕政和山僻君擒治劇盜小老甦之捕訟棍范斌宥其死令感悔縣中益無事日引諸生講學於署東之玉成堂未幾調甌甯建甯府首邑

也。君為政一如晉江。民大悅。初政和有虎患。君馳牒驅之。一夕遂絕。是歲鄰邑蜚災。
甌境獨無。人謂史傳所稱王公兼之。於是巡撫泰山趙公亦儒者。與制府高公交薦。
擢漳州府同知。駐南勝。南勝故蠻嶠也。山箐深與。民族居其中。一構釁數千百人為
黨。訟而曲。抗不就捕。手兵械死鬬。吏不敢詰。故特議移駐同知彈壓。時有賴唱者。糾
衆搶犯。當捕治。君檄示者三。遂親入山。漳人素聞君名。謂必能活我。夾道跪迎。賴姓
萬丁隨其族長房老出。君為宣德化。陳利害。痛切開諭。諸賴感服。未幾賴唱自縛至。
遂繫之出。往返六日。行萬山中。所至觀者如堵。無不屏息立。君於是歎民雖獷可教
也。察所犯可原。白上官薄其罪。尚民從此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請暫甯家。君許之。至
期則皆至。撫君聞之曰。此王丞儒術之效也。瀕子阮民葉楊煽亂。君意緩之。可一紙
定。有急欲見功者。輒張之。遂奉嚴檄。督兵弁夜入山捕治。事旋平。然非君志也。乃引
疾歸。無仕進志。乾隆元年。
今上旁求廢員。復有以君名聞者。　特旨召見。除蒲州府同知。治永樂。或言薦君者
為浙閩制府高文良公也。公不言。然高公故知君者。未幾奉　特旨晉成都府知府。
府領州縣十六。地邊左。官吏好植黨。君凝然獨立。以廉率屬。持大體。審機要。上下翕
然信之。錢價騰踊。司榜示平價。市為之罷。君方休沐。亟召成都華陽二令曰。為我謝

方伯市當順民情官為之價錢益閉不出無甯時矣藩司悟趣撤榜錢價尋平自雍正間民為滿兵歲買穀萬石已重累至是綠旗兵援以請君議滿兵不習貴買言語文字與漢人殊故為之購漢兵本市上兒即一丁在軍豈無父兄子弟可代者而必煩民乎事得寢制府欲徙涼州駐兵於成都主者議拓成都滿城當奪民居二千家民恟恟君考故牘示藩司曰成都滿城故容駐防三千見駐兵一千五百尚虛其半無庸拓也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藩司乃止拓涼兵亦不果徙漢州甲妻私鄰乙而殺甲甲弟具控乙不承賂獄中盜引甲為同盜見殺有司遂成讞然終不得甲屍君廉得乙有弟實共埋屍乃捕乙弟別訊之果得姦殺狀獲屍傷皆具乙與甲妻咸伏其辜新都陳現與其從姊夫某習謔一日某從現父貸斗麥將渡河休於崖現潛往納大石橐中已某負橐以涉橐重踣於水石鎮之不復起現懼匿後縣令究石所自現不能辨然不得致死故乃坐現與從姊姦現不勝楚誣服君疑之及庭訊二犯皆唯唯然察其色若冤甚恇懼不敢言者君乃屏左右好諭之則張目相視哭失聲始以情告君惻然為力白之出其死一郡稱神歲壬戌江南湖廣災撫軍奏請運米四十萬石以濟吳楚

上許之及檄下楚省委吏赴川領運江南米自足用不委員至撫軍檄州縣運送時

兩省並運。內河小舟不給。計米集將及封峽。而川中商賈不通。成都無隻船入城。城中薪炭俱絕。民苦之。君謂江運可緩。而徒病蜀。甚無謂。欲白。知非撫軍意。然事勢迫。不忍默。遂具揭極陳其弊。且言不如止運江。獨運楚。而聽商客運江良便。雖業已奏可。事勢中改

聖明可以實告也。撫軍竟怒甚。欲劾。君不為動。江運卒行。吏民重困。米下峽多覆溺者。後紀撫軍至。君屢乞休。不聽。年七十卒於官。病卧猶治事無間。卒之日。猶召成華二令入內署。訊獄口為定讞。訖遂卒。蓋乾隆九年五月十八日午時也。噫。何使君成進士。登詞館。以文學顯。黼黻太平。出入風議於吾儒經世化民之道。何與。今君雖晚遇。未大其用。而使世知儒術之措施若是。君亦可以無憾矣。所著小山詩稿八卷。文稿八卷。詩餘稿四卷。梓行於世。君娶戴氏。早卒。繼娶范氏。子一景元。亦能詩。女一適朱倕孫四澄澧渥沼。景元將以乾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葬君於二十九都一圖鄒莊涇圩之新阡。先期以顧玉停所作行狀。稽顙乞銘於余。余不能辭。銘曰。

春華無實儒術輕。學不積中顛且傾。人知君詩李杜生。龔黃吏治俄垂聲。寬和外著內精明。執持大體意氣平。制科帖括紛尺程。匪

聖旁求曷知名。銘諸幽宮告來禩。科目外固多賢英。

行人司行人顧君墓誌銘

吾友顧行人卒於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其孫文龍以乾隆十有三年十二月十日葬君於姜涇新阡蕉田先生之昭穴以狀乞銘於余按狀君諱陳垿姓顧氏字玉停號賓陽子系出陳黃門侍郎野王十八傳至宋翰林學士嵩嵩三子洽深滔深始遷崑山縣明成化間析崑山為太倉州　本朝雍正間析州為鎮洋縣今為太倉州鎮洋人深十一傳至世禄世禄子忠君五世祖也高祖雲從以長子燕詒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曾祖盟詒禮部儒士祖慶錫字子餘一字元善文宏沛字天霖號蕉田太倉州學生員君貴封文林郎行人司行人封公二子君長次廷桓癸卯舉人君年十七補州學生員年二十有八乙酉舉於鄉康熙間以薦入湛凝齋纂修六壬易課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書成議敘補行人司行人雍正間

聖祖升祔禮成奉使頒

尊號詔於浙江

世宗臨雍奉使行取衍聖公及諸家博士於曲阜差督通倉糶米厰事竣移疾歸卒年七十君資稟超卓少負奇氣大母王氏麟州先生女孫常為君述鳳麟兩公逸事君聞輒起舞戊辰浙人為狀元君時年十一謂塾師曰江南人何遽不如浙耶師舉

黃陶庵狀元三年一人吾輩當為千古一人語語之君大悅曰然則科名不足重人也年十六私與友人王小山時翔約入深山讀書煉性十年乃出母夫人聞力沮乃止君讀書必詣微多冥契創獲不主故說為詩詞數百言立就逸趣盈溢然以為戲其傑構必窮日晷力追古人而後止詠詣跌蕩善談言於義理精與是非疑似以單詞剖晢然洞然聞者頤解心折遇所不可持論斷斷貴有不能奪砥礪志節堅若金石乙酉計偕入都常客相國西田公所以與公次子同榜也公以國士目之癸巳

萬壽加科春鄉秋會常熟嚴少僕虞惇典湖北鄉試君故交也邀君往闈事畢而嚴公病劇執君手欲有託君許以送喪歸里嚴頷謝而瞑君經紀其喪弔者至為之拜奠送柩東下中道嚴公長子至或謂嚴公子來君從此入都尚及秋試君曰吾已許嚴公矣可食言乎卒送抵家遂不會試輦下公卿聞之益以是重君安溪李公廣山蔣公爭欲羅致門下君不可在湛凝齋也所纂修皆出君手每書上

聖祖必嘉獎屢得溫旨總裁以是器君禮遇出同館右時總裁館事者皆潘邸也邸貴重館中人惴惴將事承意恐後君氣和而守介非館事邸有所委輒不應廉饋外邸有所贈同館皆受君獨辭某邸有著作必屬君點定一日盡駁其稿邸怒擲稿於地君徐拾起曰王無怒為去取在王邸復詰舉竟誰是則曰陳娗說較長既退衆為

握沔同館方學士苞曰君奈何捋虎鬚君曰吾所守者是非之正守正無罪阿則罪矣明日邸卒從君說愈推重稱為顧夫子未幾

聖祖賜第京師飭官津送封公來京就養封公至君方在熱河

聖祖遣官護君回京省視諸異數皆邸轉奏之力也然竟不得一第每牓前胥謂顧玉停作會元乃稱及牓發主試者以不得顧玉停為恨即及第者亦憾牓無顧子及就館職議敘以去諸邸咸惜之而君顧不以介意為行人頒　詔於浙浙撫方監臨鄉試移文欲止　詔書境外以俟撤棘君移覆接詔重於監臨且非內簾比使臣不敢宿

君言於荒郊也撫軍遽出迎　詔入謂君得使臣體通倉監督時號為美差識者避之君請行自來監督有染通永道通州牧持之漁利君至則洗手從事道與州牧失望百計撓之不可動米高價平糶者踴躍乃慫倉場侍郎以燒鍋有厲禁限買者不得滿石以沮其糶君白倉場廠所糶者紅朽小民固可充饑即為酒酒以禦寒亦所必需化無用為有用猶愈於耗新穀也倉場悟立弛其禁君通達治體論事洞中機要倘大用際事權必能決大疑定大業然鋒稜諤諤不為詭隨亦必不偶於時詆諆摧抑所必至靳之一第行人二載略見節槩或亦造物者適以全之也性至孝先居

母喪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麻衣草履。未嘗一日去身。末俗居喪衣墨。見君衣如雪。婦豎嗟歎。目為真孝廉。自行人假歸。侍奉封公益謹。家故貧。間出負米不踰百里復不踰一旬。封公寢疾。君知醫。酌製方劑。輒效。封公或不寐。君登牀撫摩。即熟寐。或疾甚。則目視溺色而調治之。乾隆元年 詔起官。辭弗應。尋 詔中外舉博學鴻詞顧公琮巡撫江蘇。欲以君應。君力辭。而王宮詹奕清已以名聞。部檄敦迫。竟以親老辭不出。封公歿。君年已六十有三。哀毀一如居母喪。余時官河南。欲延主大梁書院講席。援范文正憂中掌學睢陽故事以勸。君執象山責呂東萊故事。堅謝不赴。余為之媿。少讀皇極經世書。至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四語。憬然汗下。有忽然見天頭頭是道境象。後讀參同契首楞嚴。謂性命之精在此。二書實一貫也。手自箋註。晚讀象山集。掩卷歎曰。先生之學。以躬行實踐為主。謂其近禪者妄也。從其教而入。方打得過誠意關。自命為象山後人。有以程朱之學諷之者。君亦無所迕。然所心得所服膺。則在是。實力體驗。制行益密。家居士大夫吉凶事必就君問禮。人有過。憚君知。質疑問字者至。必盡曲折。引誘後進。尤懇懇。為人作誌傳詞不溢美。其子孫或不厭。求易隻字不可得。足蹟不入公府。事關風化。昌言於公。無所徇。於交游廣而嚴。不矜意氣。顏其堂曰淡成。以志也。蓋主持里中名教者三十年。君平生絕學

有三曰字學曰算學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半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入手運目存則皆有數焉惠學士士奇孫通政勸得其書長安肆中置酒延君請其說君為言經聲緯音開發收閉之旨及每矢實義一矢未發則聲不能出字有所避八矢盡而音定字死矣二公歎為天授胡少司空煦標其書曰此亘古未開實學也初得徐文定公厤書研求一月遂創造開方勾股諸法陳諭德厚耀精九章見君所造異之遂盡以其學授君及在湛凝齋外廷送算學三百餘員候試主者令君與試

聖祖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為冠 內廷呼為算狀元君於字學算學溯流窮源遂通樂律常與桐城胡司業宗緒談則鍼芥合餘莫能解也兼精醫術往往活人所著有洗桐集九卷抱桐集三卷八矢注字圖說一卷鍾律陳數旋宮知義各一卷無益之言一卷讀四書偶見三卷讀內則一卷內則音釋一卷合註龍虎上經參同契二卷注首楞嚴五卷癸丑治疫記三卷君娶陶氏崑山處士陶元嘉女 敕封孺人恭順孝謹先卒子二文龍州學生員陶孺人出文燈側室周氏出女三一適州學生員王修前卒以節孝旌一適陸光遠前卒皆陶出一幼未字側室沈氏出孫二暘略余與君束髮締交常以師與兄事君自余再起不相見者十有二年余有疑難數千里

必馳書質之君每書至極盼余歸余亦已有歸志而君竟不及待傷已其何忍銘君然何敢不銘銘曰

流不窮兮君之才介如石兮君之操名途蹇兮門內修口懸河兮躬蹈道覽千古兮探百家眼獨明兮心獨造富著作兮藏名山銘諸幽兮萬世告

滕縣知縣邱君墓誌銘

故滕縣令邱君天民字次衡襄陽宜城人高祖瑜字鞠懷明乙丑進士崇禎十七年二月以禮部侍郎入閣三月京城陷死之而公之封公民忠夫人龔氏媳廖氏女二次子之陶在家先後死闖賊之難益癸未甲申間湖南北稱一門忠節者推宜城邱氏曾祖之敦選拔貢生祖峒父健中皆縣學生健中五子君行一少能文補縣學生雍正八年選拔入貢故事貢入太學次補教職是時

世宗不次求才特詔天下貢士廷試後引見拔其尤以知縣用蓋異數也君得與選奉　命發往山東試用初攝霑化坐事被劾後河東制府王公薦復起攝鄒平數月旋調陽信君為政精明强力案無留牘吏不敢欺在任五年士行興民氣蘇時有老瓜賊出沒山東河東直隸間為行旅患積十餘年日滋蔓老瓜賊者專伺孤客一賊睨客同止宿誑客早行餘賊為坎道旁俟客至蜂出縊客破其腹躶而埋諸坎攜贓

以逸慘毒甚於他盜而地無屍迹死者家不得死所無可控賊不巢聚捕治不即得

乾隆五年巡撫朱公奏

上諭嚴緝擇幹吏八人責之君與馬半載後君訪得賊首楊姓誘之至其人魁岸駢脅年五十餘能數人敵庭詰之無懼色君念事無左證不可以刑好言語之潛令人取其家所藏贓物示之色微沮卒不吐復飲之酒至五斗賊大呼曰今日願就死耳具吐平日殺人狀及年月日殺者姓名瘞屍所同黨某某漏盡四鼓盡得實翼日飛檄分捕同黨盡獲三省謀殺五十餘獄皆具得所埋屍二十六撫軍具以報咸置之法自此瓜賊滅迹君之功最先是沂水有曹黑三人等謀死馮石二人一事獄久定君鞫瓜賊時賊具言殺沂水二人狀悉乃知殺人者非黑而黑已斬二人在獄衆護前令不欲平反君曰黑死誤耳一誤可再誤耶力白於院讞定乃出二人於獄前令及主是獄者皆獲罪於是民胥頌君神明而忌者遂衆旋以卓薦調滕縣失知府意被揭去官後巡撫方公阿公稔其誣請開復者再格於部巡撫準公至閱故牘知山東盜風賴君得衰息而奏力薦得　旨令送引見而君至京師未及見

上竟以疾卒矣年五十子一廷錫女子二余客濟南邸令弟天運以文來謁且跪請曰亡兄勤於其職以命之屯屢起屢仆卒齎志客死今生將扶柩歸葬幸先生賜之

一言。則亡兄死且不朽。余閱其所爲愼刑錄齊魯謳吟二冊。復詢之故濟南守劉君。及久宦山左者。徵其言信。乃爲之銘曰。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宜城邱相。正氣一門。胡厥後嗣。湮鬱不振。裔孫際會。釋褐製錦。雅琴愔愔。龍泉剡剡。萑符朝靖。萬戶夜枕。去不以罪。豈媿家聲。補牘動天。遽促其齡。洋洋東海。流此令名。孫櫬南歸。甘棠在魯。遙望羊碑。文老淚雨。我志斯銘。慰君幽戶。

周公太公治齊魯論

鄭青蓮

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封於魯。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鄭子讀史至二公之事。蓋未嘗不歎創業者之動為子孫法。而偏重之弊。至於勢有所積也。君子作法於厚。後世猶將替焉。而況作法於涼乎。且周公太公。非當世所稱大聖人者哉。武王克商。三年而崩。周公輔成王以踐祚。太公佐之。周公制禮樂。朝諸侯于洛邑。太公作六韜。當是時。豈不以德如二公。政如二公。天下翹首以企化成。而為萬世子孫所必不可易者。及封二公於齊魯。各覘其治。此亦二公所由自信。更無不斟酌盡宜。以示二國子孫。而無容過慮者。詎知田常篡奪之禍。三桓擅國之威。即基於此。洞若觀火。鑿然不爽。有如是乎。德治如二公。無以自必。後世强臣逼主。取天下庸君幸得而舉事舛錯。又更何所底止乎。且亦非周公太公所能為也。昔者堯舜治天下。首熙庶績。禹有治水之功。則舉為司徒。稷有教稼之功。則舉為司農。後且讓之天下而不疑。若夫親九族而徽五典。則固放勳重華所以稱峻德。今二公以此為治是亦足矣。若曰尚功而不親親。則恩不浹。親親而不尚功。則威不振。二公固未免有偏主。而後日之弊。可逆知其必然者。夫周之為治也。周公封同姓之邦。太公佐鷹揚

之烈豈不亦相合共濟何至淩夸末世犬戎逐王周室東遷令制於諸侯賊發於毋弟二公之治遂以不振制治如湯武亦足矣殷道駿肅其弊也後世有暴君周道優柔其弱也守府稱共主萬世固無不敝之治功雖二公亦徘徊於二者之間而莫知適從矣曰是不然聖人之為治也正其本易其俗使我之所以為國者無遺恨可以為子孫法而已至於世無不變之俗則聽子孫所自為而創業者不與焉且桀紂幽厲之主豈禹湯文武之子孫所宜有者哉此又出於篡弒衰弱之外而不可以意計料者聖人亦盡其所能為者而已矣漢之創業也呂后專制後世遂有王太后之篡唐之有天下也過重功臣後世遂有藩鎮之禍宋藉契丹之兵以取天下後世乃有南渡之禍此皆其事不足為子孫法而後世之蹈其禍者若響之應鐘而影之隨形焉後之君子推其故而原之以為其祖宗不無可議也至於周公太公而可無議矣尚不能保其後世之無田常三桓也二公特就其偏重積弱之勢知之耳當日卒不聞以此各易其治蓋晉武之叛成於曲沃舜禹之後降為子男其先豈亦有周公太公之治以致之也哉故曰非二公之所能為也

管仲器小論

有治運有治才才不當運蝘蜓不足以游霧螻螘不足以乘雲宇宙食息之倫坐而

失天下之機者何限才溥於運古聖賢當流離草昧奮起於天人之會致君於堯舜禹湯皆是也運處其極敝則天地之氣日薄生人之精日瀆雖大聖人生於其時要不能不稍有所可減以慨就夫勢之所趨特必不肯因循於時風衆勢以抱夫不敢變古之名才以運敵則又視其才之何如而致時之治亂故禹湯文武得之以王天下而齊桓公管夷吾得之以霸天下周自平莊以後之天下大抵皆趨於霸勢也天子權移於上諸侯威擅於下大亂中肩小者交質紛紛擾擾迄無甯日向使得昇變伊呂其人修德禮以正朝廷收大權以歸至尊夫然後致政而退謹守侯度終身不敢言會盟之事豈非文武二南之治哉春秋須霸之時管仲者天所以生開霸之才而又甘心小白圖霸之君也方其鉗鈎袪之恥脫堂阜之囚釁沐而出之郊迎而坐與論天下之道當是時大不類末世尋常君臣間事於是伐楚討鄭置衛封邢會於首止會於北杏會於召陵最後悉而為葵邱之會四方之賓客錯轂而接於道天子之大夫歸胙而涖於會赤芾陸羽繁露瑽瑢元纁宗馬列於執事蠻夷之君長七十二國之小侯俯首震懾而不敢仰視以承於壇坫之間天地為之煉黃日月為之薄蝕成周數百年以來曷嘗見其有是哉故桓公震而矜之桓公震焉而仲亦不克持盈矣三歸作於家五貶爭於國仲之力已鈍憊而不堪復試矣孔子曰管仲相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如其仁言春秋之世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仲也知禮孰不知禮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言管仲之才也此仲之定評也或曰管子天下才今讀其牧民四維諸篇由其道詎不可躋民於仁壽近古霸大夫若狐偃五羖孫叔輩未見有能及仲者惜也其僅得桓之君而事之也余意則以為不然蓋仲雖得禹湯文武之君而事之度其時不過備一能臣惟躡其後以觀大君大相之設施耳至於制禮作樂緯地經天之業疑仲且竊笑以為迂遠不急之務不敢置議而退矣故曰桓之君足以制仲之功而不足以卑仲之道夫桓又何損於仲也雖然春秋之無王也久矣非仲者又烏能乘天下之運而霸也哉

刑論　　顧棟高

王荆公為陳良器作神道碑云知江州日歲飢有盜刈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民者至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歐公誌王堯臣知光州日歲大飢羣盜發民倉廩吏治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請以減死論後遂著為令余論之曰此正與荒政相反蓋宋世尚忠厚士大夫多務為縱捨以市小仁其實縱盜殃民漸不可長二公烏得列其事以為美談哉且所謂恤民者恤民之無食者也非恤盜也若乘機刼人財致傷害人如此而不致於罪則獷悍不軌之民且以飢歲為幸可以無所顧忌萬一有數千里之蝗旱累歲不止則將積小盜而成大盜攻奪城池刼掠庫財勢必草薙而禽獮之其為誅殺必更甚矣此正子太叔之仁也且富人者貧人之母也歲大祲則勸富民出粟佐賑如湖澤之蓄水以待匱今不禁民之刼奪務先涸之是使强梁得以恣肆而良善無所假貸也且盜之始起必先在中戶僅足衣食之家若大戶則必嚴守衛以自備大戶橫被刼掠則必廣聚徒衆執持器械勢將用兵勦捕非一尉史所能禦矣若中戶被刼掠而無食亦將起而從盜盜日益衆人心驚惶訛言四起此時加以賑恤盜將曰畏我耳雖加賑恤而刼掠仍未已也古有因飢歲而寬其賦薄其征者矣未聞有因荒而弛其法也因荒

而弛其法是教民為盜也小民趨利如水赴壑況有飢窮以迫之復不為嚴刑以峻其防當此而不為盜乃士大夫之知恥者耳非所望於飢民之無賴者也是以為政者必用威以濟恩周禮有安富之條而荒政十二其一曰除盜賊蓋正慮凶歉之歲飢民乘機搶掠必設為厲禁以除之有犯者殺無赦使姦宄屏息比戶安枕然後散財發粟而大施吾仁焉此時之富民使之減價平糶鬻粟賑貧無不可者彼將德吾之安全之亦樂施惠以奉上之令如此則富民得安貧民之良善者有所得食民氣和樂馴致豐穰此王者大中至正之道孰與夫沾沾小仁徵一成之法而長姦宄之漸哉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強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弒其君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弒君歷六十七年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難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為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為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為衛桓之騈首就戮即為晉之三世有亂

其機間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晳。仍歸之餬口於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於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為殺。既為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為亂哉。段恃母之寵愛。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予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碏純臣。豈有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佐州吁弒君。石碏熟視十六年不能禁。直至問定君之計。詭計請陳而使殺之。此實出於無奈。而謂石碏之處心積慮。成於殺子乎。嗚呼。於石碏之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於莊公之以罪逐其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於殺。此見世俗之情。私於父子而薄於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為眾所惡。無有肯為之平反者。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蓋猶懲鄭莊之事。而卒釁金川門之禍。讀書無識。千古眯目。可一歎也。莊公之罪。罪在誓母黃泉。為得罪名教耳。使為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涕泣以訓誨其子。俾之率德改行。而復任為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庸蔡仲合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於明建文之遜國。則譏其不克負荷。於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

反是春秋之世篡弒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於稱人以弒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於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之使君父於凡弒虐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之事不見於經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著明隱四年書衛州吁弒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之罪亦難辭矣隱元年書鄭伯克段於鄢稱鄭伯舉爵為無譏段不言弟為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斷以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

鄭莊公後論

嗚呼余讀春秋鄭伯克段傳而竊歎明建文之世其所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失守天下而卒不祀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為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以極制防之心而出以慈愛雖係姦謀實關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羣臣爭欲除段而莊公持重不發蓋欲蓄全力以待其斃而建文失於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護衛周齊湘岷同受縲紲傳之合志併力而修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之雄武可埒燕王而又多一姜氏為之內主而莊公一舉勝之絕不震驚此必有先為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

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倣周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燕兵爲慮。其疏警備三也。嗚呼。儒者謀國。其居平議論。動謂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意以藩臣弄兵。如狂騃孺子。不久自斃。詎知有雄大桀驁如燕王者。頓移天祚。此時雖十族以殉。何補於國。此尤可歎息痛恨者也。夫子删詩。於鄭風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於唐風錄揚水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略相似。而晉祚卒移於曲沃。莊公手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克。正與錄詩之意相對照。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春秋於凡叛臣之入國者。一則曰鄭人殺良霄。再則曰晉人殺欒盈。稱人。謂夫人之所得殺。絕無憐憫。伯有與欒盈之意。獨至叔段。則曰段無罪。莊公養成其惡而殺之。從來書法以稱人爲貶。稱爵爲無譏。而於亂臣賊子則反是。尤不可解。嗚呼。春秋初年。奪適搆亂之事。列國多有。而其始靡不由於助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衞。衞桓爲之伐鄭。未幾而即見殺於州吁。州吁弑君。魯隱爲之伐鄭。以定其位。未幾而即見弑於羽父。鄭莊親受共叔之亂。而卒助魯桓助宋莊。逮其子厲公始而篡忽。繼殺子儀。且反公父定叔。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亂臣賊子。同惡相濟。雖其親父子且弗顧。而後之儒者。又可助段而揚其幟乎。余歎覽春秋列國時事。及有明建文之世。而歎左穀釋經與經意悖。足爲後世召亂。謹書此以質後

之君子。

鄭莊公第三論

余於莊公叔段事。既再爲論以明之。而穀梁之論尤謬。穀梁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致明建文帝於燕師軼境之日。猶敕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名。使叛逆之臣聞之。輕騎深入。冒險突圍。諸將莫敢加兵。卒肇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啟之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賊則非親。二者不容並立。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況親執干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縱釋不誅。以遺後患乎。且其言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爲亂賊立一護符。爲君父設一箝制。致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甯使諸侯誅之。無傷母氏意。而後世儒者謂同於舜之處象。飾退讓之小名。忽宗社之大計。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滅亡之道也。且以段之興兵聚衆跋扈肆橫。而曰猶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夫段豈懷中之赤子乎。果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於商矣。若謂周公爲國家除難。而鄭莊止利一身。殊不知莊公既立則社稷爲重而身爲輕。段所圖利者。鄭之社稷。非止莊公一身也。若以此引嫌。則當於嗣位之初。先宜退讓而弗居。不當既立而輕以其國爲兒戲。公穀俱謂殺母弟。直

稱君甚之。比於天王之殺佞夫。佞夫不知。此出於無罪而見殺。烏可與段比例。故佞夫書弟而段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余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而三傳不明大義。解經而適以亂經。孔子明書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傳則曰非弒也。不討賊也。如此則司馬昭亦可云非弒。孔子明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傳則云非弒也。進藥而藥殺也。如此則霍顯亦可云非弒。孔子明書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三傳則曰非叛也。欲清君側之惡人。如此則朱全忠李茂貞之徒。皆得以橫行無忌。孔子明書子野卒。與子般卒子赤卒同例。三傳則曰毀也。如此則凡斃其君於宮庭隱處者。皆得以售其姦。夫趙鞅晉陽之甲。夫人而知其非。趙盾許止之獄。歐陽公有定論。即子野之蒙弒。前明諸儒及近世方望溪氏。猶有能白發其姦者。獨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篡逆臣子。成事則為成師之世享晉國。燕王之晏有天下。不成而猶得為叔段。蒙文人學士之哀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昌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無故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何遲速相懸若此。曰此未可一概論

也當文公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延及北方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於剝剝極當復故文公一出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未可旦夕服而楚執政如子囊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僨事故其勢常迭進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服楚之大計故當日謀臣知長慮却顧為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者無如知罃兩人均非如狐偃先軫為推鋒出奇慓銳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既得於國本矣然後知罃復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地勢却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戍虎牢何則鄭為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留宿勁兵於虎牢則我為主楚為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衆不勞而畢具反客為主以逸制勞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却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來之也曰戍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晉特慮為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戍之則鄭在晉之字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晏然擾楚以安中夏計無出於此論者以服鄭為勞民而以范匄棄陳為失策皆不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

近必欲致三國之服此如齊桓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為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豈至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哉嘗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即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棄陳而不事即賈捐之棄珠厓之計蓋其效視文公為遜而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臣世世守之伯業長存可也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日卒正也歷漢以迄宋明無有以子野為弒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斥之為弒與子般子赤一例初見似創迺余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赤被弒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其非弒余謂正為覩傳文而益知其弒無疑特世儒為成見所封不之察耳蓋嘗學斷斯獄隱之遇弒也傳稱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子般之遇弒也傳稱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類不於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間於寬閒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為後日諉罪飾奸之地況此傳更明云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弒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且所

云毀者。以為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搶天呼地之際。以為歠粥疏食不勝羸瘠而毀乎。則當遲之期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堊室之毀獨無恙。次於季氏。遂至一毀而卒乎。且季氏為正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為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弒。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主名。烏得斥之為弒。曰。季孫之惡。毒於梁冀。而季孫之謀同於霍顯。漢質帝於朝會中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酖弒帝。霍顯之藥殺許后也。乘其產子。意子野平日憤襄公之見欺。與季有違言。而季亦憚其英武。計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萌邪謀。而適當倚廬居喪之日。霍顯之謀曰。婦人大故。十死一生。可用藥殺去。季之謀曰。子之喪親。禮當哀毀。可以毀卒飾。加至美之名於君父。以惑羣聽。立其親娣之子。以釋羣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而學士大夫。亦遂相蒙以至於今。是其謀更巧。而心更毒。而烏得逭於弒逆之誅乎哉。或又謂子赤之弒。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下書夫人姜氏歸於齊。可以知其弒。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曰此世儒之拘於近而忽於遠也。經於

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元年書取鄆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之也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子野特未興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篡弒耳謹因方氏之論為二語判其狀曰據經文無殊於子般子赤之卒據傳又顯同於蔿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者以是涖焉可也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相反蓋孔誤也余按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由然也蓋吳當淮汭即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即今之漢口淮汭即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登大行第欲蹂踐其內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故其戰常且

關且却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小別至於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戌議毀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為善計然余謂闔閭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為兵者過險必令搜山沿途常為設伏一以防敵之邀截一以為己之應援故亞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搜人於殽澠之間得之陽明之攻宸濠也先搜城外伏兵當吳兵平行至城口觀其地形阨隘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多置銳卒據險設伏以為歸師接應之計故夫概請戰不許而日夜引楚兵近東意欲誘入伏中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至柏舉之戰夫概不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幾至滅國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萬萬計不及此也然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於東也復何疑乎當日為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正不必為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重兵徐行驅之縱令過險待其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尤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狼狽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常雖敗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然不動徐令楚之城邑堅壁清野四面合攻吳進困於堅城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惜當日子西葉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

至敗衄斯已矣。嗚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爲古人所愚。故世常恨司馬之計不行。爲楚之失算。而不知即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馬幸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於淮汭必宿重兵城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善謀。豈肯以君臣臨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爲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辨而竊料當日之成算如此。若孔氏所云特膚末之見。未可與語戰鬬之事也。

書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辯後

陳子亦韓著適孫葬祖父論任子題之。然余思之。尚有未盡者。迺復更爲之說。陳子之言曰。或問甲之長子乙。乙之長子丙。甲夫婦前死。乙既喪之矣。未葬也而乙歿。則其長孫丙爲承重否乎。畣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是以有改葬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後世既除喪而後葬者十居八九。既不可以無服送至親。如其即吉已久。斬馬衰絰亦非喪事。即遠與稱情以立文之道。進退俱不可其咎總失之乎慢葬而已。且所謂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而居祖父母之喪。今又沿承重之名以葬無疑。若並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

於居喪後之葬於實既不符且與夫祖父母不得殁於子之手而已以嫡孫承統系者同稱是直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余謂陳子之說至矣精矣然謂父曾居喪已不得仍服重服固也然過時而不葬是乙之罪而非丙之罪也已不得沒父居喪之實而仍為之承重獨不可償父慢葬其親之過而攝父之服以卒父未竟之志乎哉父之不得以重服葬其親也是於父之身猶有闕焉而未始不可以人子補之也且丙之葬其祖也必且兼葬其父未有父先祖而葬者使祖父兩喪在堂親朋雜然受弔為人子者將居父之喪次乎抑居祖之喪次乎使父有兄弟或叔父季父主祖之喪而已更無兄弟為父主喪猶之可也萬一父為單丁是直使祖父無主也已既居祖之喪次矣將齊衰而受弔乎是使祖父有孫而無子又沒其有子之實也夫使祖父有孫而無子而父不得服重服以葬父之心有不安焉父之心不安即子之心有不安者矣陳子又謂後世有有其名而無其實如所謂承重云者必先立宗法使族不渙而後天下衆著於重之實愚又以為非也古者宗法必原於封建封建不行則大宗之法亦斷斷不可行何也古者諸侯受國於天子世守其地其適子嗣封衆子別受采地為卿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宗子百世不遷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是也然公羊且曰春秋譏世卿孟子亦曰士無世官則春秋之世已有疑

其不可行者矣。夫既以世卿世官為不可。必且㮣其爵與祿。夫使宗子無祿何以收族人。不得爵於朝何以為族人主。況後世宗法久廢。往往有起家為公卿赫然閥望者。多出於支庶。而其大宗有行止無賴。降為皁隸者矣。夫以行止無賴之人。而強畀之爵與祿。是使朝廷私爵祿也。既夷於皁隸。而使公卿有閥望者。百世奉以為宗主。祭必告。冠娶妻必告。死而為之服。是得為情理之正乎哉。柳子之論封建之法繼世而理。上未必果賢。下未必果不肖。是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愚謂宗法亦然。夫以周公大聖之後。亦不能世世皆賢。故世卿之法行。則雖孔子之聖。猶詘於季孫。吾知周公而在。必不以為然也。後世惟賢是擇。公卿之後。可黜為坻庶。白屋之子。可入佐廊廟則是後世之法公。而三代之法私也。雖聖人復起。必不能易此以治天下。是知宗法亦出於當日之勢。而非必永為後世法。今日之不得不變者亦勢也。然則宗法廢。後世將遂無收族者乎。曰子孫之賢而貴者。受祖宗之澤。當推類以恤族人。而其族人亦因而宗之。則敝邑先正有言之者矣。如范文正公為義田以贍族。不必其先世世為大宗也。故知宗法朝廷不可預立。在士大夫之賢者自為之。此亦所謂禮因世而變也。且古之小宗。非特不承重而已。其在儀禮。小宗無後當絕。死則貲財歸於大宗祭於宗子之家。此又不可行也。宋世如韓魏公。勳業與天地相終始。而於其父國華

實庶子也假令魏公而無子將以庶子而不立後乎朝廷之恩廕後世之享祀將盡入於宗子之家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故今日之承重者無論大宗小宗概行之特沿古者重嫡長之遺意而其實不過代父之事以終父之志云爾必欲合於古者上治下治旁治之法固知其有所不能也

司馬溫公年譜序

自古名儒大賢靡不有年譜以稽其學力之先後出處之事蹟然多出於門人弟子編輯成書其次則年代久遠而景其遺風者往往因其文以譜其事如昌黎廬陵年譜凡有數家今所傳呂汲公洪興祖及胡柯孫謙益諸人皆是也溫國文正公距今七百餘歲而年譜獨闕凡公數陳之章奏往來之書牘無由合諸正史考其本末讀者病焉幸賴公集中篇目之下題所撰年月而其要者反或闕疑間不能無差誤竊不自揣量輒因公篇目之散見者合諸行狀神道碑及宋史本傳通鑑綱目而諸家文集名臣言行錄百家小說及公詩集中有自註者俱採入焉條貫離析鉤稽同異鱗次櫛比凡排纘八閱月而始成已復再四易稿書成而自公髫齡以及沒齒粲然大備覽者如執几杖於公之旁而親公之謦欬談笑也庸敢拜手以紀之曰公通籍垂五十年歷事四帝凡朝廷大議無不與然迹其為相柄政出生民於塗炭厝宗社

於奠安者。自元豐末年至元祐之九月一年所而已。中間力爭大計而牴牾者有三。初與韓魏公爭刺義勇。繼與歐公爭濮王典禮。最後與荊公爭新法。皆章奏至六七上。或至中書面白。甚且上章乞罷以去。嗚呼。荊公偏拗不足論。至如韓公歐公皆天下元老。而不能虛心採納。卒至貽一時之患。貽百世之謗。其故何哉。韓公天才揮霍而自信太深。歐公忠愛有餘。而讀書多泥。又不能無己見好勝。惟公忠厚質直。根於天性。學問所到。誠貫金石。自少至老。沈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使有聖人者作。收而置之德行政事文學之科。吾知其不取彼而取此也。譜凡四卷。其事蹟散在書冊。而無年可附者。另為遺事一卷。以附其後云。

延綠閣集序

自孔子垂六經以立教。迄今餘二千年。中更秦火。漢儒掇拾附會。雜而不純。有宋程朱出。而六經之旨昭然明矣。然其微言疑義。遠而失傳。宋儒與漢氏。往往角立而不相下。其有待於後人之折衷者。豈少哉。後世殫精力。役簡竹。以求附麗。爭勝乎前人者。多至不可紀。然求一言之合於道而不可得。其故有三焉。纂組為工。攟摭為富。摘成詞藻。自號專家。其病也華而不根。撰成墳典。私立叢目。郢書燕說。徒惑謏聞。其病

也贋而失實。高閣三傳。指斥繁辭。憑臆駕虛。荒經蔑古。其病也悖而傷義。嗚呼。立說愈多而經旨愈晦。無怪乎子朱子斥之為文之妖。而道之賊也。余與華子碌原交四十餘年。余自通籍後。奔走仕宦。而華子方屹屹窮年著書。就讀書之閣以名其集。丐余一言為之序。余閱終卷作而歎曰。有是哉。華子之篤於經也。其為說苞括旁魄樛轕融貫。如刃發硎。轇轕立解。如磁引鍼。纖隱畢露。於詩則謂緇衣為鄭武公莊公之好賢。而不取周人愛之之說。於春秋則謂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為桓公弑隱所由肇。於尚書則謂協時月正日正為三正之正。一正朔同制度。為帝王臨政之首事。三江則取韋昭浙江吳淞江大江之說為定。而旁證於國語三江環之周禮職方氏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文。聞者始而駭。中而思。久乃覺犁然有當於人心。雖善辯者不能出一語難也。嗚呼。華子之於經。其可謂思之深好之篤矣。余嘗謂立言之士。靡不欲著書以自表見。然多危辭贅說。無益於道。為立言之法者。莫備於曲禮之三言。其一曰毋勦說。勦前人之成說。令人生厭。雖然。不勦其辭矣。而或立意庸俗。無以發明精蘊。故又曰毋雷同。然故懲雷同之失。則必詭僻示異。怪誕不經。故兢兢以則古昔稱先王終焉。夫使學者蹴凜乎勦說雷同之戒。而又無失乎則古稱先之旨。嗚呼。其難哉。若華子之於經。誠所謂不苟同。亦不苟異者也。其進於立言也幾矣。華子耆述

甚衆爲詩歌賦頌多可觀嘗欲删成宋史作宋史質疑一編問世人尤服其精識余不概論論其說經之大者。

廣德州志序

晏斯盛

桐汭之地南北一百五十里東西纔八十五里隸轄一縣然東接浙江西通宣城南連甯國北接溧陽于山見橫峯石壁桐崗大首義蒼雲梯花巖鷹嘴之峻筆架青螺靈岫小芝桃花竹箭乾溪尖峯之峭石鼓石鐙金雞獅子烏牛白馬席帽雲昇香鑪丹井琴臺飯甑之奇鳩婦蘇姑仙人五老之幻于水見秀江之會九斗之迴桐溪濯纓玉溪無量橫梗星橋繼洪清渡草溪雄淇大源碧溪之長浴池塘湖之潤與夫不老泉之清于人則勳賢儒碩孝義節烈與夫隱逸之士繩繩奕奕照耀江東固名州也歟官斯土者無希蹤古人之志于民休戚漠不相關視如秦越兢兢于簿書期會或朘削刻深以博能聲甚者便辟善諛迎上司言面專伺進取往往捷得推遷衆亦嘖嘖華之而于其治之所以繼古人之志垂諸久遠者一無所有嗚呼治何不古若也宋范文正公任州司理參軍日與太守爭獄訟是非盛怒加之不少沮嘗構一亭引因鞠訊覓得其平誠所爲先天下之憂而憂者矣又洪公興祖之知州事也念地多山水少停蓄周視水源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并修學舍定從祀教養之事畢舉傳稱其博學好古諒哉今牧李君國相以名進士治廣德于茲六年簿書期會未嘗不能人之所能而一切朘削苟達之爲若有所甚拙至於地方久遠民生之計

與公事之是非利害則卓然有爲爲之必有成效如修復秀水故道詳陳剴切迄有成功今年夏旱齋戒要禱遂致甘霖秋九月以州志告成請序爲周覽本末自輿地秩官戶口田賦差傜物產以及學校兵防科第薦選人物藝文凡三十卷精詳古質得體識要而贊論所及皆有千百世富庶之想不徒與前志較優絀已也抑愚于州志而知李牧之志也

孝貞祠序

嘗讀曹娥碑娥父渡江舟覆娥望見猝皇急赴洪濤中救父死抱父屍逆水出鄉人孝之而立之祠至今名其地曰曹娥江云然或疑之以爲未必有抱屍逆流事嗚呼事不目見耳聞而臆度其有無古今來何可勝道攷山陰縣志故明有陸孝子者諱尚質世居山陰濱海之丈午村其父一中以庠生教授鄉塾隆慶己巳秋風潮決塘八月七日求書渡口遇颶風舟幾覆質從隄上望倉皇號慟躍入怒濤中擬拉父舟觀者色駭歎爲父子並亡矣倏舟逆上若有維之者一中遂濟質竟汩沒越數日其屍亦逆流際岸鄉人孝之名其渡處曰陸郎渡而請於縣令徐貞明上其事詔建坊崇祀時孝子聘妻李氏女年十七未于歸聞夫死哀慟遂終其身年七十而卒嗚呼陸孝子之死與曹娥事無異而能生其父蹟爲尤奇李氏女雖未與孝子同牢而

食而矢志相從至死不二特立人倫之內倡隨於天理之中真不媿孝子婦矣節亦奇矣哉事不目見耳聞而臆度其有無古今來何可勝道予友陸金輪山陰人乾隆八年八月某日尊甫以書來言孝子事甚悉且曰 國朝康熙八年庚戌縣令高登先訪其事於陸郎渡立祠肖像五十六年丁酉太守俞卿復新之撰記勒諸石今士民以江鄉一祠不足以廣耳目且貞女未經並祠實為闕典於是捐金集會于安昌東市孝坊建立之區另搆榱桷欲使遠近士女見孝倡貞隨爭相觀感以為風教人倫一助請作扁聯表之而弁為之序使與曹娥江廟貌後先媲美予曰嘻風教之頹久矣然而天理未嘗一日泯於人心也夫人人有父子夫婦之親而居平失道臨難苟活或初激于義久不固其所守者聞孝子貞女之事有不刺於其心者乎有不刺於其心必孝必貞而後即安者乎入廟而思敬過墟墓而生哀人情也人性也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一日泯也孝貞祠之舉其有助於風教豈淺哉抑又聞之孝子立後華宇有孫國安者順治五年戊子白寇聚眾刦掠鄉村被賊索餉縛華宇入寨國安自海上還拚命闖賊營斬葉伯惠陳五環兩賊首身負重傷救父以歸此其知有親不知有身勇略踔發卒之父子俱生孝子之後復又奇孝又如此陸君金輪亦云然予曰為復尊甫告鄉之士人國安公當配饗孝貞祠使耳而目之者人人知忠孝

節義之事之實可為而所為事之奇者當其為之皆常事也何者當其時必如是而後為子必如是而後為婦也陸君唯唯為序而還之

書署黃平州知州羅君死事

雍正十三年春二月古州苗叛攻黃嶺城不克遂盡趨清江及台拱誘脇遠近熟苗清平黃平施秉鎮遠四州縣苗皆應四月九日燒掠鎮遠之邛水司八洞八弓等處二十一日陷清平縣之凱里汎遂破重安驛驛去黃平新州三十里而近麻哈州知州羅鳴序署黃平州事時在黃平舊州聞變遂趨新州謀守禦環州苗皆起甚警守城兵數十人耳羅君報平越鎮遠兩府及鎮遠施秉兩縣急援兩府縣苗亦警不能應苗大掠焚四郊羅君曰嗟乎嗟乎守土而不能保其疆城存與存城亡其與亡客陳某者起曰如是請與俱亡羅君曰何為哉何為哉非守土者比也陳君曰君能為忠臣某獨不能為義士乎則相與尋望後山有樹可援繫處兩默是之羅君乃解州印付家人間道輒送省又以公帑千付書吏某以某質之藏某處曰可以死矣或曰此署事也有本州在何不去此而保麻哈曰不然署事則事其事城其城也城亡將安委或曰此新州也有舊州在何不去此而保舊州曰不然均城也舊城可保新城其遂可棄乎已賊聲息甚急或告曰城陷矣解帶掛樹自縊已人走告曰城尚在賊

猶未入徐與陳還登城守賊益至矢石器械盡已城中火起人大擾賊入卒惶急退保城北玉皇閣衙市四面火哭震天羅君曰嗟乎嗟乎守土而不能保其疆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遂與陳至後山掛樹自縊死小吏從死者數人州生員初震周大任兩家數十口皆死之時四月二十六日也撫軍元公聞之曰嗟乎嗟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羅君其無愧矣乎乃其客及其士民亦烈也越月賊退遣官尋其屍不可獲或曰知州及其客保玉皇閣賊逼死裂之或曰死城下曰不然今兩州印在帑藏得之某處質之者亦在